此生只为一人去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前言
- 此生只为一人去
- 将花欲染衣
- 怕流水年华春去渺（1）
- 怕流水年华春去渺（2）
- 怕流水年华春去渺（3）
- 桃花马，石榴裙（2）
- 谓之彼岸，那么遥远
- 耀旌旗灿烂，也那云霞碧（1）
- 耀旌旗灿烂，也那云霞碧（2）
- 无奈佳人兮，不在东墙。
- 对别酒，怯流年（1）
- 对别酒，怯流年（2）
- 约春愁、杨柳岸边相候
- 红花姐，绿花郎
- 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1）
- 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2）

前言

凤凰委羽

传说中有委羽山，五千年前，凤凰曾来此山，栖于梧桐树上。飞鸣饮水。委羽而去。

我便一直神往这座山，后来终于知道这不是文人杜撰，确有此山，在浙江省，于是我跑去，在一棵老梧下，寻找凤凰委之于地的羽。

那是在秋天，太阳白灿灿地刺着人的眼，山里静悄悄的，地上梧桐叶的影子碎碎的。

可我什么东西也找不到。耳边，唯听见有山风走过。树影在地上摇晃。太阳一寸一寸地移……突然有什么东西从天上倏然飞过去，投下了长长的影子，我急急地抬头，天上除了太阳与一些淡淡的流云，什么也没有。可是，我分明看见了那个急遽而过的影子。有两条长长的尾。

这一瞬间，风停了，树静了，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我觉得我一定是在梦里。在自己的。或者是别人的梦里。

如今，我写他们，梅尚程荀，隔着近百年的光阴岁月望回去，他们的人早已是杳杳于飞，唯剩下只言片语，依稀隐约，在风里辗转。

我，竟好比是那日的样子，梧桐树下拾翠羽。

有片刻的恍惚。

却又好比是梦中说梦，觉里寻觉。

此生只为一人去

《贵妃醉酒》

梅派。梅兰芳。

看梅先生的《贵妃醉酒》，便时时有一种怨。

让人只恨不是他身侧的宫娥，离他那样近，衣香鬓影，一切清晰可见，他的一举一止，是那样历历在眼前。让人分明地觉得，一切是他这个人。触手可及。这种怅然描述不来，却沉沉地在心底，让人的心思徒然地在他的年代里回环徘徊，那不是唐朝，也不是民国，是他的年代，他自己的时光。

时光也真是糊涂物。

民国是那样一种纷然的红尘人世，是所有好与不好的东西发窖了数千年，在最后时刻，酿成了一种酒，那即是京剧。它是一种苍凉的暮年余味，胡琴一响，便如同牵起了身上的一根神经，胡琴不落，便怎么也放不下。

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旧的东西还在那里盛行，新的更有活力的却在暗暗地成形，两两总是不宜，新的即在暗涌，让人私下那样又等又盼又新奇。

是让人有待的，酿花催花天。

不管你信不信，他的声音像极了张爱玲的文字。你如果同时爱这两个人的话，你会找到那种感觉。

你在白色的阳台上一俯身，即可看见上海街头丁当驶过的电车，而夏天傍晚的空气里融着各种味道，水泥路也还是热的，似是团团地吐着白气，而浸在斜阳余晖里的暧昧与贵气便也慢慢地升腾，梅兰芳的京剧也便细细地传来，一波波地扰着你的心。

他的人很神秘，很幽艳，很上海。我固执地以为，他是属于上海的，就像旗袍属于名媛。

海岛冰轮初转腾，

见玉兔又转东升。

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

皓月当空，恰便是嫦娥离月宫。

他的那种声音也是杳杳的，不知从哪里传来，跌落到清贵人家的粉墙上，房檐的青瓦上，像是春天的杨花，着在上面，袅袅娜娜，娇怯无力，与尘世相依相恋，不舍分离，却染上了痴嗔贪枉。

好似嫦娥下九重，

凄凄冷落广寒宫。吓，广寒宫。

虽然那池荷仅仅是台上布的景，这时亦有浅浅淡淡的水荷味从他身后池里传来。亭上的雕花栏杆是乌亮的红，幽幽地诉说着红木的言语。那衣角上平金绣云，绒绣团凤，周身单镶波浪纹。一路上衣服窸窸窣窣地响，听得见声音。却是那样一种贵气上身，有着陈年的金粉气息，这分明即是大唐的贵妃。什么都不缺，什么都有。

眼前即是百花亭。

本来他与唐明皇前一日说好在百花亭上饮酒赏花，她来了，盛装而来，一路上心思明媚，看什么都可入画。

玉石桥斜依把栏杆靠，

欢见鱼戏水，金色鲤鱼在水面朝，啊，水面朝。

当空雁儿飞，

闻奴声影落画屏。

不觉来到百花亭。

她命人备齐御筵，在百花亭候驾，她等得酒冷了，心凉了，他的车他的人竟不至。

迟之久……

迟之又久……

后来忽报皇帝已幸江妃宫，杨贵妃闻讯，烦恼之至，把酒即把东风怨，与小家女子一般无二。

杨玉环今宵如梦里，

想当初你进宫之时，

万岁是何等的待你，

何等的爱你，

到如今一旦无情明夸暗斥，

难道说从今后两分离。

江妃即是江采苹，因有梅之清逸脱俗，被玄宗封为梅妃。她高贵而隐忍，从不张扬，玄宗宠她的十年，正是开元盛世之时。在玉环心里，她是她的劲敌，她在梅妃面前，是那样的懊丧，她知道，有些东西，自己是永远也敌不过她的。可是他竟然爽了她杨玉环的约，去她那里了，她会发疯，她会歇斯底里，她会做绝一切。只因一个“妒”字。

杨玉环：裴力士在哪里？

娘娘有话对你说：

你若是称了我的心，合了我的意，

我便来，来，来朝一本奏当今，卿家吓，管叫你官上加官职！

裴力士：奴婢不敢。奴婢没有胆量。

据说原来这出戏是很浮荡的，是梅先生作了大量的修改，才雅了起来。但是还是有一些原来的遗风，以适应当时的一些气息，还有当时的一些旧文人的口味，比如他对两个太监说的那些不伦的话，还有两个太监的无奈对答，让人看见那个雍容的，风流的，恃宠而骄的大唐女人浮花浪蕊，食色人间。她又转头挑逗高力士——

杨玉环：高力士在哪里？

娘娘有话对你说：

你若称了我的心，合了我的意，

我便来，来，来一本奏当今，卿家吓，管叫你官上加官职！

高力士：奴婢想倒是想，可惜啊！

她也是乘着酒力，依着大唐的皇上爱她，才敢对身边的两个男人放一放泼，作一番挑逗。可惜的是两个男人，也只叫做男人，不是真

正意义上的男人，心如死灰，形同枯木，是怎么也燃不起来的。她知道无益，但是她心内惆怅，不过是找个理由发泄一下。高力士与裴力士附和她，也不过是戏说。

但我听了还是觉得真的很好，让人即刻触摸到了民国的一些东西，像是那个时期的粉彩瓷，有一些艳俗，有些媚浪，但那是他自己，依然让人珍惜不尽。

梅先生的杨贵妃不只是一个华丽的壳子，他演的是那个女人最孤清落寞时。有思有想，有悲有怨，还有醉酒后的放浪。

只是她怎会有愁？怎会如人世的女子那样闺阁之怨？她的一切是那样的极品豪绝，云作的衣裳，花作的容，她要什么得什么，当然包括爱情。她在最合适的时候出现在了唐明皇的生活里，成为了他的唯一，如果不是安史之乱的话，如果不是马嵬之变的话，她的结局当是世上女人最好的，真是十世修来的福。

她在百花亭上的这一幕，不过是撒娇，做给他看罢了。那个男人知道后，一定会百般屈就，任她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像是宝玉对着黛玉说："把人的肠子都揉碎了，你还只是这般啼怨。"

世人把杨妃比作牡丹，其实也是奉承。她不过是春风亭院里新绽的一枝花，带着刺，全然与满园之色不调和，她即是如此新奇，新得刺激。

梨花开，春带雨。

梨花落，春入泥。

此生只为一人去。

道他君王情也痴，情也痴。

天生丽质难自弃……

时隔数十年后，梅派大青衣们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里如此唱着《大唐贵妃》，身前背后是百人的线条分明的交响乐队，黑魆魆一片，音乐响起，是工整的，如他们的身形与衣装，却是让人永远也记不住的那种。梅派的声音纷然而出时，一切便打破，如风舞犁花一

般。真是东西文化的鲜明对照，简约对着繁丽，妩媚对着硬朗，她人一出声，你只觉一切都融化在她的声音里，别的全没有了。以柔制刚，即是这样了。

我那天恰巧看到的是史依弘，她的声音也幽柔，洋洋富贵，亦有当年梅郎的味道，可她声似，态却与梅先生有别，即使她文文地唱，却也总让我看见她刀马旦的影子，似乎是少了梅先生的静。显得更俏拔一些。这其实与她无关，世代之故，科技与通讯使一切迅捷高速，让人一刻也安静不下来。

梅派传人中，梅葆玖先生与其父神肖态似，声音也几可以与梅先生乱真。只可惜，他最好的年纪不能唱戏，他最光华照人的一面也鲜得一见。梅葆玖先生的声音里有梅先生的大部分元素，或许是录音的效果更好了，还似乎更腻更润了一些，但他的声音里少了一点点梅先生的淡。不过他会用另一种东西补上，所以仍不失为大家。

梅派影响之大，最是空前的。所以门下众多。不过时下的年轻人学梅派，喜欢把嗓音调得高高的，尖着嗓子唱。听起来已全没有梅先生的味，可是仍说是梅派。不免汗颜。

因为梅兰芳先生唱得太好，大家也不必急着超越他，能模仿他半成的或许即会在现前颠倒众生，我个人以为等细细地揣摩透了他的内蕴，了然了，霍然明白了，拿捏到位了，再去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发扬不迟。

中国画的妙理贵在“似与不似之间”。

是还在有“似”，是“似”在先，“不似”在后。

将花欲染衣

梅兰芳。《天女散花》。

从一个喜收藏的朋友那里看见了一张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天蟾舞台的演出海报，挂头牌的即是梅兰芳，那剧目是《天女散花》。我看着那一页褐黄发朽的纸，心里说不出来的滋味。无端生出许多遐思来，想象自己在回家的路上，收到这张海报，走过长长的弄堂，拿回家去，拧亮电灯，在桌前看了又看。

后来，我又以种种理由借过他的这个册子，上面有好多其他的好东西，可我那时只为着《天女散花》来。它像是一张明信片，带着那个年代的一种讯息。有一种邂逅之悦。却也忧伤。

后来便买来这出戏的带子，夜深人静时候，来来回回地听。

观世音满月面珠开妙相，

有善才和龙女站立两厢；

绿柳枝洒甘露在三千界上，

好似我散天花就纷落十方。

本想是让梅先生的淡定与娴雅之音，安我如眠的，却不想，他却如一只缥缈孤鸿影，让人只想脱了这尘俗，跟着他飞到天外去。

“离却了众香国遍历大千。诸世界好一似轻烟过眼，一霎时来到了毕钵岩前……”

一切不过如轻烟过眼。

我闭上眼，跟着他的声音走了。

可谁，能把我渡过去。这众香国。这三千界。

豁然明白，他吐出来的清音即是天女手中的花，纷落于红尘，却不沾染，虽柔虽媚，婉转一声，山鸣谷应。

他的声音里不是静，而是净，让人有太虚之想。

凡人是听不得的，听了会被那声音度走，使失眠者更失眠，使虚妄者更虚妄。

若得梅舞，清唱情殇。

最早知道“天女散花”是在苏轼的诗里，“毗耶居士谈空处，结习已空花不住”。

子瞻最爱处处言达摩，他不仅在他的诗里用佛经之典，还引到真实的生活里去，他与佛印和尚斗禅斗诗还不够，还在西湖如境的湖面上，一语度走了杭州名佳丽琴操，致使这位在尘世中迷茫的女子，听了他一言，弃船登岸就奔了城外的玲珑山。没几年，才色过人的琴操便郁死于荒山古刹内。因为这事我一直对苏公耿耿于怀，总觉他此举与佛法合不上，是他曲解了达摩旨意，达摩原本不是这个意思。可达摩也不管他，由着他闹去。或许是因为佛与世上的人一样，因为偏爱这才子，便由着他游戏人间，他还可以顺便调侃一下散花的天女：“何不相将来问病，已教呼取散花天。”那散花的人，岂是那么好呼的？又不是王朝云。

断红一任风吹起，结习空时不点衣。倒真是点不到他苏子瞻的衣，只可怜了那断红，皆为他零落成泥。

点不到他的衣，却不见得是他结习已空之故。

京剧《天女散花》，原本无此戏，本是一个空灵的佛经故事，也并非是传统剧目，是民国时候，北京诸文人名士，所谓梅党，专为梅伶量身定做的古装新剧，其他的还有《嫦娥奔月》。它全剧原本是要表达一种劝世点化，醒人魔道为主。可是到后来因为梅先生在“云路”与“散花”两场中加了太美的舞蹈动作，唱腔也极尽清媚，致使看戏的人只爱看这两折，表演者也喜欢在这里下工夫，以表达对梅伶的追随。戏剧本身的意义已经远去，人们只爱看心中的梅伶，天外的仙女。

我们现在看到的《天女散花》就只是天女散花，因大多表演者只演“散花”这一折。

演者已颠覆了戏本来的主题，可让人分明觉得了那天女的真人真身即在。且自自然然，洒洒淡淡，好比个个是她那样的好风华，好年

纪。

《天女散花》的剧情也很简单，只不过为散花一折作铺垫。

如来命天女试一试菩萨和众弟子的道行，于是天女吩咐花奴，备好花篮，便来到菩萨讲经处散花，花至菩萨身上便即纷纷落去，衣袖不沾。至弟子身上便不落，衣袖着花。于是便得出了结论，菩萨结习已尽。即是说修为达到一定的境界，烦恼被扫除一空，一切悟透，事事不沾不滞，花不着身。反之弟子们结习未尽，思虑沉凝，于是花则落其身，拂之不去。

想必当年梅先生在云天之上翩然起舞散花的剧照一经贴出，便迷倒大江南北，所谓“水光云影，摇荡绿波，抚玩无极，追寻已远”。那个时代的时尚是梅先生在引领。

可想一下，当年的北京城大街小巷尽是胡琴声声，寻常巷陌，人们在饭后的老槐树树荫下，哼上两口。因为普及，便叫做娱乐。曾经的那年那月，京剧并不叫做国粹，却是后来，人们叫它作国粹，反倒是与它生疏了之故，有高高束起来的意思，玩不起的意思，非主流的意思。而昆曲更甚，成了一份全人类都玩不起的遗产，似是宋的钧窑，元的青花，快真成了美丽的传说，怕是若干年后，只在泛黄的线装书里才能依稀隐约感觉那些名伶的衣香鬓影，刹那芳华。

我们现在追捧的文化原本是那个时代的大众娱乐，点点滴滴都渗在了寻常的生活里，就像民国时候人们日日袖在手里的鼻烟壶一样，走在街上，熟人相遇，拿出来比试一下，说说你的官上加官，聊聊我的太师少师。炫耀的已不是壶本身，而是附予它人生的另一种端严与厚实。人说：相声听的是那惯儿，评书听的是赞儿，而鼻烟壶玩的即是上面那画儿。没事的时候，也可自己拿在手上在人前摩挲几下，便也生出许多人世的安详来。马未都先生说鼻烟壶曾几何时是全民的一种追捧，我想大概普及率跟今天的手机差不多，人手一个，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街头酷仔，个个成了拇指一族。

跟当年的京剧一样，全民一起玩，那已不是文化，是生活。

梅先生当年火爆的程度，今天任何一个娱乐明星似乎跟他都对不上。那时，他是属于全民的。正如电影里的梅夫人对着孟小冬说："他不属于你，也不属于我，他属于座儿！"乍听起来，似是有理，可这话其实也偏了，他哪里只属于商业，他是一代人关于美的憧憬，他是绝代的，倾国倾城的。上世纪初，梅兰芳还应邀去日本演这出戏，曾使整个日本为之癫狂，日本皇后和公主特定下第一号包厢，场场必看，日本著名的歌舞伎亦曾模仿梅先生，上演过日文版《天女散花》。一时间名优竟效其舞态，谓之"梅舞"。五四运动爆发，梅先生正在日本演出，他向日方要求停演，想立即回国，无奈票已售出。后来剧院请各方人士于梅先生面前斡旋，并将剧场上悬挂的"日支亲善"字样的招牌拆下，他才肯登台。

悟妙道好一似春梦乍醒，

猛然醒又入梦长夜冥冥；

未修真便言悟终成梦境，

到无梦与无醒方见性灵。

当年梅先生于日本东京的帝国剧院婉吐清音，长袖如风，东瀛之地，正樱花漫飞.....是这一种不可说的幽玄之美，摄住了大和民族的心。樱花七日，也即有这样的一种直见性灵与不可挽回。黄金事物难久留。

要醒千年梦，需开顷刻花。果真是这样的。

是梅先生，让人如见锦心，如闻绣口，如天女来相试、将花欲染衣。

三千世界与你我同证此欢喜道，十方震动。

好的东西即是这样，不受时间空间地域限制，它是自由的，但有一种控制力，它改变着周围的空气，有一种气韵足以笼罩一切。但它本身却是安静的，不觉得的，没有经营的。如佳偶天成。

今天的时代，或许是因为多元之故，还没有一个人可以担纲这样的角色。任何一种娱乐也只是小众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人们似

乎更愿听流行歌曲。

岂知我们爱的流行已是港台的末流，而港台的主流却早已是欧美的末流，而欧美人觉得最神秘与崇拜的反倒是我们束起来的、令他们倍觉神秘的京昆之剧。70后的人想起这事，总像是被人涮了一把。

云外的须弥山色空四显，

毕钵岩下觉岸无边，

大鹏负日把神翅展，

迦陵仙鸟舞蹁跹。

佛经里的世界，原不过是个和谐社会。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奚秀兰也曾化作天女，在香港产收录播“三用机”里日日地唱着黄梅调：“鲜花开放满天庭，万紫千红别有春。天上鲜花谁爱护，不如散给有情人……”

那声音也宛如黄莺，在叶底一声鸣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世风日开，天女也顿悟性灵，色空四显，她也下了凡……

于无梦无醒间。

怕流水年华春去渺（1）

《锁麟囊》

程派。程砚秋。

一、流水年华

薛家后园子里的闺楼上。薛湘灵低唤着梅香。一递一声。似是在说一双绣鞋。

而门前的日色低下，正有提着花箱儿的妇人，穿街度巷，出入于金钉朱户人家，推销着各色的花样子。可是，这一次，那时兴的花样子也没能入了薛小姐的眼。

阴凉一寸一寸移下西墙，宛然能听得见声音，午后就有这样的静。时而墙内有人语。

梅香啊梅香，那花样要鸳鸯戏水的。

鸳鸯么，一个要飞的，一个要游的，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

鸳鸯要五色，彩羽透清波。莫绣鞋尖处，提防走路磨。

还得衬个红莲花。莲心用金线，莲瓣用朱砂。

那声是从深闺里传来，幽渺却不杳远，宛然即是在人家里的堂前对答，满是人世的稳实安静。

正是程派的青衣。

我最初爱上程派是缘于李世济，小时候收音机里听她的唱。那样的一种唱法，气韵流动却收放自如，虚虚实实，真是端淑。让人觉得戏里的薛湘灵也自无端地带有一种人世的气象，如她身上一袭牡丹蛱蝶图的花帔。

上面这段即是程派名剧《锁麟囊》女主角薛湘灵出场前的一段念白，人未出场，声音先出，是在幕后念，叫做内白。

京剧的念白，也往往引人入胜。

小时候看戏，大段的唱往往耐不住，觉得闷，有时只等着小旦的念白，而且念的是京白，搞笑又活泼，于是眼巴巴地在台下望着，等

小旦一出场，台下便沸然，滔滔地乐个不止。如《铁弓缘》这出戏中，姑娘同小生比武，那小生不小心打着了她的脸，母亲看见后问女儿："脸儿怎么红啦？"

女儿回答："我喝了点儿酒。"

母亲又问："怎么半个脸儿红啦？"

女儿说："我喝了半杯。"

而程派却是幽密的。

让人只想着她的闺楼，隐在深柳藏春处，朱漆的栏杆，雕着锦字格，她即是那个凭栏的人。她在栏前小立，看看攀到她眼前的一树高花，幽密深邃，花香正漾漾地传过来，浸着人的心腑，无端让人惊悸。因为是出嫁的年纪了。

这即是幕布之后给人的无尽想头。也许不应该说是幕后，叫做后堂、后院，更让人有遐思。

戏台上，丫头梅香正忙着前前后后帮小姐张罗嫁妆，薛小姐吩咐着，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画堂深处绣屏开，一字一顿，幽幽地道来：

怕流水年华春去渺，

一样心情百样娇。

台上什么也没有，一桌一椅而已，低垂的幕布后面打亮一盏灯，朦胧华美。丫环梅香一身的粉白红紫，占尽了春的颜色，一个人在台上，一枝独放，也有春满园的热闹。

薛家什么样子，台上没有，所有的一切，只是靠演员的内功细腻打磨出来，让人看得见戏里的人世。如梅香空手挑着帘，跨过门槛儿，那个小心的样子做出来，你必会想到那一定是珠帘，一切让人觉得是这样真实不虚。

因后面的唱段过于精彩，这个开场往往被人忽略，而我却独为此处薛湘灵的精致生活有所思。"花样要鸳鸯戏水的，鸳鸯么，一个要飞的，一个要游的。"一个一个字吐出来，闷闷地，却坚定。薛湘灵一点

不觉自己刁钻。我也不觉得。出嫁即是这样，怕流水年华就此去了，于是，折腾。因为心里有一种不踏实，握不住前程，只有眼前当下的一时一霎还依然在自己手里，便如此细细琐琐地过。

那曾经的如梦繁华。

薛湘灵刚刚把鞋子的事交代好，打发人出去了。

家人薛良回来了，手里捧着锁麟囊，梅香拿到小姐面前，看是不是对她的心思，果然小姐水袖一甩说：

是麒麟为何生双角？好似青牛与野麃。

薛家是登州富户。

登州这个地名我屡屡看见，眼熟得很。

《水浒》中说：原来山东海边有个州郡，唤做登州。梁山英雄顾大嫂开的那个酒店即是在这登州城外的望十里牌。店门前悬挂着牛羊肉，后面屋下有人赌博。酒店里一个妇人坐在柜上，插一头异样钗，露两个时兴钏镯。这个眉眼粗糙的妇人即是顾大嫂，她却侠义，她一个人曾贴肉藏刀去劫狱，救得解珍解宝后，连夜投奔了梁山。这个女人为了一个义字，也是什么也不顾得的，舍了一切，落草为寇去。

这登州城，生猛的女人在城外开了酒店。

幽淑的女人藏在家里手拈绣花针，锦缎裁几寸。

登州就是这样让人记得住。

按当地习俗，女儿出嫁前要陪送一个绣着麒麟的囊，取“早生贵子”之意。麟、凤、龟、龙谓之四灵，麟为“四灵”之首，是传说中的瑞兽。古人有“麒麟送子”之说。

可这薛湘灵性情骄纵，左挑右选总不满意这麒麟的花样，薛母心疼女儿，为平息她的不快，便在囊中装满珠宝，有红珊瑚、碧翡翠、赤金练、紫瑛簪、白玉环、双凤錾、八宝钗钏，一件件质润胎洁，光含宝蕴。最后薛母又放进去一串夜明珠。

《?麟囊》是程派的全能大戏，这一折只不过是个铺排，便尽显其古典闺阁的深静之趣。有“屏开孔雀围春昼。涤了金瓯，点着喷香

兽.....”的意味。

程派的戏，即是这样的悠远如画，但却又历历在目。

怕流水年华春去渺（2）

春秋亭上，不见风雨暴，唯听研秋之声忽如鹤唳九天，忽如闷雷入地，忽如长啸入云，忽又管弦俱寂.....你要寻它之时，却又无处寻，回首处，却有一缕游丝，细细地在风中回旋。百啭柔肠，众坐成痴。

这一折是整出戏的精华所在，谓之戏核。薛湘灵的大段唱，无论是唱腔与唱词，都把程派的庄重、幽远发挥得淋漓尽致。

春秋亭外风雨暴，

何处悲声破寂寥；

隔帘只见一花轿，

想必是新婚渡鹊桥。

吉日良辰当欢笑，

为什么鲛珠化泪抛?

正是程派青衣挥洒自如时。

那一种独特的缜密绵延的声音，是从脑后发出来的，叫做脑后音，俗称叫“鬼音”。于低回凄楚中，起伏跌宕，别有一种深的撼人的东西，摄人心魂。令人哀感欲绝。

每听砚秋，夜愈深则声愈戚，觉有一丝幽魂萦绕墙阴。会想起张岱笔下的朱楚生：楚楚谡谡，其孤意在眉，其深情在睫，其解意在烟视媚行。

耳听得悲声惨心中如捣，

同遇人为什么这样陶嚎?

莫不是夫郎丑难谐女貌，

莫不是强婚配鸦占驾巢。

薛湘灵出嫁当天，路上遇雨。花轿在春秋亭暂避，相遇贫寒的赵家花轿。这赵家花轿却不能与薛家的比，花帘子短，花幔旧，流苏参

差残破，颜色也凋成日晒的白，怎么看都不成名色。轿中坐的是贫士赵禄寒的女儿，名为赵守贞。中途遇雨，于赵守贞只是苦寒。

此时路上行人断绝，雨下得急，积了几处水洼，山风溪流，荒荒的水意直逼到轿前，那轿子淋了些雨，更是破落相。轿中的守贞只觉身心俱冷，心灰悲啼。

这春秋亭外彤云翻转，亭内人的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人世之悲苦，原来，当着这样的红鸾之禧也化不开，一样是饥寒悲怀抱，一样是失意痛哭号啕。

薛湘灵，她从来没有出过她薛家的二门，她不是不谙世事，今天她看见了赵守贞，让她明白了什么叫做贫寒。以她自己的话说："我今不足她正少。"

不足是不知足。少是没有。

她豁然明白。

分我一只珊瑚宝，

安她半世凤凰巢。

忙把梅香低声叫！

末了，湘灵还嘱咐梅香，赠囊后不要留下姓名。莫把姓名信口晓。

她就是这样把那个囊儿，连着里面的珠宝，送给了赵守贞。

这个平日里在家被宠坏的小姐，本以为出得门来，也是冷眼睨世的，谁知她的心肠却如此锦绣，一点也不骄矜，知人知事，一言一行，真真是豪门闺秀的气度。

一下子觉得她那个鸳鸯戏水的花样子真是好，一个是飞的，一个是游的，再配衬上一朵莲，莲心用金线，莲瓣用朱砂。让我想到了"青荷盖绿水，芙蓉披红鲜"的好境界。

梅香迟疑了一下，怕将这囊儿送走，不吉。薛湘灵亦不计较，脆脆地说："这都是神话凭空造！"

在春秋亭上，薛湘灵慨然以锁麟囊相赠。

这几段唱，把人世的痴嗔贪妄俱已说尽，且化得好，没有一点解不开，我伫笔，一时间觉得戏里全是戏，却又不是戏。

赵守贞感遇知己，遂留下了囊儿。

此时云开雨止。

娶亲的锣鼓敲打之声又起，梅香说："雨过天晴，各自走去。"

我小时候每在街里玩，疯到不看天气，等雨点打到脸上头上，才知道是下雨了，可是又来不及回家，于是跑到最近人家的廊檐之下避雨。一路跑，土腥味也顺着地气升起来。在檐下，有时遇上跟我一样玩痴的小孩，两个人相互看看，好朋友一样。心里顿时不害怕了。可是一会雨过了，又立刻跑出去，刚才的情谊也全没了。薛湘灵原本也是这样的无心。

人生的缘也不过是一场雨中的相遇，雨过天晴后，便也散去了。

原来因缘相聚后，还是得各自走各自的路。

古人说"择日不如撞日"，难得一个撞字，无所忌讳，因为缘到了。《诗经》上说："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如此适意，也是因为一个巧字，巧遇兰心慧质人。人生难得如此邂逅，因它是无机心的，不经意的，便让人一生铭心不忘。

春秋亭，何人立碑修建?

最是这"春秋"二字，让人顿感岁月如这天上流云一样浩浩。

后来，在春秋亭上，薛赵二人本来想下轿相识，却被薛良阻止，新人没有拜过花堂，不能见生人的。于是轿分东西，人即走开。

六年过了，人世清华，一切皆如人愿。顺遂得让人无话可说。

说书人讲：一宿无话。

小说里叫做：光阴如箭。

快得连玉貌朱颜也一点也不曾被惊动。

怕流水年华春去渺（3）

那一日，薛湘灵乘轿归宁。一路上母子俩一答一应，儿子偎在身旁，看看帘外是平旷的田畴，花开在路边，依然是简静。六年，似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她亦如那花，一年一年地新发，却不曾失去一点颜色。田畔的人家迤逦散开，燕然清好。

不想那轿子越走越不对劲，突然像是翻了天，人们都四散不知所往。大水来了。慌乱中她跟儿子失散，跟家人失散，更无缘得见老母。一切发生得那样快，没有一点征兆，原来阴阳只隔一线，竟是这个意思。

薛湘灵一息悠悠，再醒转之时已流落于莱州府地面，巧的是，她遇见了旧仆胡婆。经胡婆引荐，薛湘灵来到卢府做了保姆。日日伴着卢家小公子。看着眼前卢公子与自己的儿子一般大小，一般刁钻，她心冽凛：

我只道铁富贵一生注定，

又谁知祸福事顷刻分明。

铁富贵，大概是一成不变，一生注定的富贵，可是人算得再精准仔细，却算不过天。

人世的成败我总不敢去想，有埋头苦干的命已是上天眷顾，所谓功成名就，所谓衣锦还乡，哪里会由得了你一人的心思。努力过，还得要抬头看看老天的脸色。所谓铁富贵，是命分，也是天分。

薛湘灵却不糊涂，一场大水彻底改变了她，与家人失散的几个月，像是几十年，漫漫光阴竟这样难渡，人生的诸般滋味皆已尝尽。正如她说：“这也是老天爷一番教训，他教我，收余恨、免娇嗔、且自新、改性情，休恋逝水，苦海回身，早悟兰因。”

那一日，薛湘灵陪卢公子在花园里玩，公子把球抛进一座小楼上，薛湘灵不得已去拾，上楼来，她看见了当年赠予旁人的锁麟囊，她凝视良久，恍若隔世一般。

难逢难得之际，有泪如倾。

卢夫人赶来，见状便上前询问。日期与情景都一一对上了，那日的春秋亭上，两个花轿相遇的诸般光景。“在轿中只觉得天昏地暗。耳边厢，风雨断，雨声喧，雷声乱，乐声阑珊，人声呐喊，都道是大雨倾天……轿中人必定有一腔幽怨，她泪自弹，声积断，似杜鹃，啼别院，巴峡哀猿，动人心弦，好不惨然。”程砚秋的这一段唱，突破京剧以七个字一句或十个字一句的程式，运用长短句，使唱腔断而后续、若断若续，其宛转幽洁之意境，直逼李后主词。其抑扬错落，别开新声，成为传世之经典。

细致的卢夫人又问：“当年那轿中人啼哭不止，你又当怎样呢？”

薛湘灵：“那时节奴妆奁不下百万，怎奈我在轿中赤手空拳。急切里想起了锁麟囊一件，囊虽小却能作积命泉源。”

所谓倾囊相助，是由此而来吧。那一种义气竟像是水浒人物。

原来这家主母卢夫人即是当年的赵守贞，她此时才知薛湘灵就是当年赠囊之人。

卢夫人即刻改容敬礼，薛湘灵也就此改了身份，二人姐妹相称。赵守贞遂与她重新安顿。

这时候，胡婆领着薛湘灵一家老小来寻女儿。

薛湘灵看见了儿子、母亲、丈夫。刹那间，她不仅恍然。自己身着卢夫人孔雀妆花的云锦裙，一时间富贵繁华都似是又回到了堂前，宛如从前一样：

这才是人生难预料！

回首繁华如梦渺！

从此后，莫再痴嗔休啼笑！

当初春秋亭上那囊儿赠的侠义，赵守贞也接的豪气。两个人即是这样的不经意，寻常的真像是桃李相赠一样。人世的横绝与无限风光，原来俯拾皆是。

世事本无常，我们自身要怎样处置？

佛说：留人间多少爱，迎浮世千重变。

人最需要的时候，我有的赠。

我最需要时，便有人赠。

所谓分享，即是这样。有分有享，有享有分。是分在先，享在后。

程研秋先生擅演悲剧，他一生所演大部分剧目皆是悲情的伤痛的，如《文姬归汉》、《荒山泪》、《春闺梦》、《青霜剑》等，台上的他，一袭青衣，与月白色的水袖相映，时人比喻他为“霜天白菊”，是冽冽的，清肃的一种美。

但他的戏中偶尔也有喜剧收场的，如《锁麟囊》。在台上身着大红的嫁衣，一字一韵地吐着他的皮黄十三辙，其重声叠字，双声叠韵，妥帖轻圆，声音至凄至柔，无人能及。曾两度被评选为“四大名旦”之一。他先与四大须生之一的余叔岩合作，后自己组班，往来于京、沪，名满华夏。后他与杨派创始人杨宝森先生合作《武家坡》，可惜只是录音，没有影像。程先生逝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去时年仅五十四岁。

听着他的唱，翻着他年轻时的演出照片，身形清削，面目娟娟雅洁，水袖妩媚多变。会突然有一种感觉叫做“流水年华春去渺……”

桃花马，石榴裙（2）

二、风萧萧雾漫漫星光惨淡。

关于杨家与西夏的这一场战争，还有一个版本，读起来比较厚重，是人心所愿。这出戏即是《杨门女将》，梅派的代表剧目之一。我从头至尾地看了一遍，整个声光色带给我的感觉，像是读了一部奇诡的小说，有幽涧深谷，有千军万马，有胡茄声喧。

风萧萧雾漫漫星光惨淡。

人呐喊，胡笳喧，山鸣谷动，杀声震天，一路巡行天色晚，不觉得月上东山！

风吹惊沙扑人面，

雾迷衰草不着边。

也许是京剧本身的苍凉与凄婉，使我认定，这即是宋时的古战场。

这一段唱是亮烈的，皮黄之腔中的高拔子，梅派里少有的高亢，但经梅先生唱出来，也一样的平和圆熟，中正匀称，没有燥气。让人觉得唱是“艺”，吐字是要讲究的，不是比嗓子，看谁的高，谁的峭。世人都说梅先生的声音华丽，而我独爱他的静，静是淡静，是处变不惊，是每临大事有静气。他这样的一种声音，总是让人觉得，什么事都会过去，一切自有安排。像斯时斯地的桂英，悲之不急，急之不火。

葫芦谷内，胡笳嘤嘤传来，唯见桂英的桃花马，梨花枪与星光淡月相呼应，只是人近半百，心情不再飞扬，五十年老的岂止是容颜，也老了当年的石榴裙。

人生一世，皆是一股风头。三十年前，宗保与桂英并马从穆柯寨而来，宛如金童玉女一般，路边山石晴树也如此生动，似是为他们相配相衬。二个人骑马打仗，也不过是陌上游玩，玩着玩着，便嫌关内人多闷，打马就出了雁门关，一不小心，就误破了敌军的天门阵，两

人玩累了，骑马回去，跟祖母跟公爹，跟府里的众娘婶交代，一家人出来兴高采烈地夸奖他们俩，两人只觉好笑，心想不过是出去玩玩，打猎而已。

那时的他俩正是好年华，不动脑，不用心，因缘际会，皆是天机。

可如今，只剩下桂英，一切陡然变色，出征即是出征，已不再如游玩，铁马兵河，雄关漫道，一切真实如山。太君她已过百岁，最重的担子桂英她得挑着，旁人看着她，也替她憔悴几分。

自那一日起，天波府也不是那个天波府了。

那天，天波府内，年满百岁的佘太君正在为镇守边关的孙儿杨宗保办五十寿宴。

府内张灯结彩，人如穿梭。

可是，那一日，边关有人回来。

报信。说杨宗保身入绝谷探道，不幸中箭，当即阵亡。

堪怜府内一片哭声，皆是女腔。

佘太君上得朝来，强抑悲痛，为大宋请战。与主和派几经周旋后，佘太君，这百岁人，终率领居孀的儿媳、孙媳和重孙杨文广，凛然挂帅，全家出征。

真真是：百岁人、顾不得、征鞍万里、冷夜西风、白发凝霜，杨家将誓保边关！

阵前交锋，进犯边关的西夏王大败后，退至老营，凭借天险顽守，打算使宋军远途之兵，断于粮草，将大军困死。

晚上，夜暗星稀，太君披衣走出帐外，两军陷入对峙，她抬头看着眼前地形，一旁是飞龙山，山高万丈千里远；一旁是葫芦谷，陡壁悬崖，攀上去势比登天。

不过，西夏兵前营就扎在飞龙山口，后营接连葫芦谷，如果穿越这葫芦谷……她们根据杨宗保生前绝谷探道的遗言，证实葫芦谷内确有栈道，可以飞跃天险，奇袭西夏兵营。

于是太君叫来曾跟随宗保入此谷探路的张彪，张彪说：“这葫芦谷内确有千回百转的羊肠小路，只是山中瘴气滚滚，野雾茫茫，倘若迷失方向……”

深山绝谷中，不能修路的地方，便在绝壁上架一条路出来。这即是栈道。一般是用木材搭出来的，所以才有可能一把火烧掉。“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即是张良为了替刘邦谋定天下，放了一把火，绵延在秦岭五百里的褒斜栈道就此成灰。后来韩信更是用兵出神入化，派人明修这条不久前刚被烧毁的阁栈之路，实则已暗渡了陈仓。

穆桂英于绝谷之内就是要寻一条这样的路径。

后来穆桂英带着儿子杨文广，并杨宗保坐骑白龙马深入绝谷。这白龙马识得旧途，借着一点微微的星光月色，一路上引领穆桂英母子、杨七娘这一哨人马闯进深山。于是有了文章的开头场面。那段著名的高拔子之后的一段西皮原板，让人听了很起奋进心，原来奋进也不尽是慷然有悲色，也可以是这样美的，这样悠扬的，有白马引路，有山前月色相随，涧下溪流相伴。处处是好境。

披荆斩棘东南走，

石崩谷陷马不前。

挥鞭纵马过断涧，

山高万仞入云端。

一阵狂风天色变，速奔东南！

岑参的诗中有：

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

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

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

诗写的是凉州城，写的是城内的七里十万户人家，却没来由的让人悲凉，月儿弯弯照城头，照着城外的白沙如雪如河，风萧萧而呼，恍惚间已作了金?铁马的战场。

空山绝谷，塞外荒漠，似有人语。这样的边陲险道除了戍边之人来往行走，还有即是武林中人，金庸《天龙八部》：

乔峰一行人上得山来，但见东西山岩峭拔，中路盘旋崎岖，果然是个绝险的所在，雄关依山傍险，高踞雁门山上。过雁穿云，气度轩昂。

庞莫云道："雁门山果然高峻，似鸟飞不越。"

司空玉道："是啊，这山峰本名为代山，传说雁儿南游北归，难以飞越高峰，皆从两峰之间穿过，是以称为雁门。"

这雁门关是大宋北边重镇，一出关外数十里，便是辽国之地。来到绝岭，放眼四顾，但见长坡峻阪，寒林漠漠，茫然无际。

每每听京剧悲慷处，便想到这两处。

京剧就是带有这样一抹人世的萧瑟，更鼓催寒夜，却有着历史的厚重，像唐诗。昆曲只是媚，袅袅婷婷，有细雨湿流光的伤感，像宋词，且偏重花间派。

最早震撼我的是戏，其次是刘兰芳的评书，再次是唐诗。后来是金庸的武侠，尔今使我迷醉的却是京剧。京剧的古战场也是这般地摧人心肝，因为你看见都是红粉如花的刀马旦，山谷崩摧，挥鞭纵马，这般美好的东西，就这样在你眼前，毁灭给你看。

穆桂英一行人，踏遍群峰，终在白龙马的引导和谷内采药老人的帮助下，找到了奇藤古木下的栈道入口，攀上了栈道。她们沿着栈道很快来到了葫芦谷的出口处。

这栈道之下，正是贼兵后营。

西夏兵正全力地与前方的太君交战，没想到天上飘下来一股仙兵，从身后闯入大营，杀了个措手不及。桂英命人燃火为号，以告太君。太君知穆桂英率队奇袭成功，遂率兵猛冲敌营，内外夹击，一举攻破了西夏兵营。

西夏兵原本以为背靠飞龙山绝壁，会固若金汤，谁知被葫芦谷的一线羊肠小路，穿膛而过，顷刻间灰飞烟灭。

山因势而变，水因时而变，人因思而变。《易经》中最深奥也最简单的便是这两个字“易”“经”。易是变，经是径，穷则思变，变则思径。一夜暮霭，曙色天开时，果然有一条微路即在眼前脚下。

关于杨家，不老的是八姐九妹，不死的是佘老太君，不败的是穆桂英。

困厄时想她们，想她们的坚决，不免打起精神，学她们的样子，挥鞭纵马过断涧，去寻那一脉微路。这人生啊，总不让我失望。

谓之彼岸，那么遥远

《昭君出塞》。

尚派。尚小云。

塞外荒漠，斜风啸马。昭君出塞不亚于出征。

出征之意不只是因为路途荒寒遥远，是说她此一去是拿自己的如花的容颜换和平，她是一人抵过了千军万马，她是替大汉去和番。

她的悲凉里，使后人读来总会有一种悲壮让人怜。

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读懂了她的这一份豪气与壮烈，是以用刀马旦之姿现于世人。

尚派的昭君穿蟒扎靠，头戴雉鸡翎子，宛然成了女将。在台上那样神气，有时让人竟忘了她的幽恨与无奈，哪里还是“怀抱琵琶别汉君，西风飒飒走胡尘”的昭君。却有点象樊梨花，有了一种蛮，使得和番也跟出使或打仗一样有浩气，少了悲苦。像张骞，像苏武一样，使命神圣。甚或觉得她此去深入番邦，必得要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那塞外的朔云边月，真的与她这一身行头配得上。

乐游原上，远远地望过去，那一队人马，弱弱地行走于通往雁门关的漫道上，真似是一阵风就要刮回去。

南来雁，哎呀雁儿吓。

你与我把书传。

众人一齐呜咽。还有马也跟着惆怅欲绝，一步步是这样难行：

去和番。

伤吓惨，

放声哭出雁门关。

心哪酸，

心在南朝身在北番。

昭君哪，去和番……

是马喑？是风啸？是雁鸣？是琵琶声咽？还是众人之叹息？如此呜啼悲凄，昭君在辇内听的那呜咽声在广漠里游荡，似是大汉一朝的人在她身后看着她，无奈叹息，昭君不禁悲从中来。她真的就放声而哭。

她的悲不只是思恋故土，想念父兄，她内心是怨的。她走得委屈，走得不明不白，走得遗憾。

谁陈帝子和番策？我是男儿为国羞。

汉时的和番之策，的确是下作。让国有血性的男人从此蒙羞。

那时的匈奴强悍，时常犯边，汉抵御无人，乃用和番之策，将宫女与妃嫔嫁与单于，以求得双边安宁。当年的王昭君以绝世之姿，因不肯贿赂画工毛延寿，致使其所画王昭君之像，极为丑陋，因而与元帝无缘相见。后来，她要走了。临行时，元帝召见，始知昭君之美貌，所谓“丰容靓妆，光彩照人，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元帝大为悔恨，然一切已晚。

汉元帝名刘奭，在历史上是个无甚作为的皇帝，后人说他柔仁好儒，但他似乎也没有把儒家的经典学好用活，他在位时间不长，不过十五年。可从他开始，西汉开始衰落，所谓元、成、哀、平，是一代不如一代。公元前三十三年，他殁于咸阳，年仅四十岁，这一年也是昭君出塞的那一年，昭君是正月离开的汉宫，他五月驾崩。

我一度想，当时昭君站出来，自告奋勇说要去和番，不失为一个聪明之举。她看透汉家天下，看透刘奭。不如去吧。

不过当她站出来的那一刻，着实惊了元帝，她的沉静，她的从容，她如花如玉的艳质，怎么他却从来没有看见过，可她真的就在他身边好多年。

人世间有一种无奈，叫咫尺天涯。以前是不懂，现在是酒醒日薄人已远。一样地抓不到。元帝望着她，一时间觉得整个汉宫的女人都比不上她。他突然爱上她。

后来他亲自送她一程。

马致远的《汉宫秋》是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

他、他、他，伤心辞汉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螀；泣寒螀，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呀！不思量，除是铁心肠；铁心肠，也愁泪千行。美人图今夜挂昭阳，我那里供养，便是我高烧银烛照红妆。

马致远把他写成了李隆基，恁般多情。

无论如何，这塞外是要出的，这番是要和的。有些事，一旦做了，即不能悔。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

昭君不知是走了多远，身后的市声渐远，头上唯闻大雁鸣。

一行人停下来，只听得有人说："启上娘娘，来此沙漠之地，车辇难行。请娘娘换了马吧。"王昭君吩咐住辇，换乘烈马。

她在乘马时的那一个翻身，真是美艳得惊魂，也似是跟汉元帝赌气，离开了汉宫也不尽是怨，真还有一点纵马于南山之阳，牧牛于桃林之野的旷达。

这是尚派的王昭君。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让人不禁心头霍然地放了心。料定她此一去必定不会逆来顺受，不会受欺负，她会好好保护自己，把和番之行只当成是一次观光。或是一次侵略，她不过是先行官而已。所谓"放声哭出雁门关"，只是一种乡愁。

这一日来到了汉陵。

汉陵云横雾迷，氅下朔风吹透征衣。真真是西风惨照，汉家陵阙。尚先生把她放在这样一种大的意境里，是以气象胜。

昭君扶玉鞍，上马啼红血。今日汉宫人，明朝胡地妾。

回眸一顾，遗世而去，倾国倾城。

汉陵位于咸阳原上。咸阳原指的是秦时都城咸阳之北的平坦开阔处。西汉时，曾设置过五处陵邑，始有"五陵原"之称。西汉以后，此处不但自然风景迷人，又是人世的繁华之所，成为游侠纵辔的胜境，

著名的文人佳丽的风流消遣之地，白居易诗中的“五陵年少”，李白诗中的“灞陵伤别”，都是说的此地世景风物。

昭君才不过走到离长安不远的咸阳，便已有生离死别之感。

这一日到了汾关。

烈马至此，踢踏不行。

昭君因问：“马为何不行？”

马夫说：“南马不过北。”

王昭君触景生情，感慨不已。

好马通人性，它恋着故园乡土，它可以不过，人却不可以。人不如马。

慢说道人有思乡之意，

马呵，岂无恋国之心，何况人乎？

慢说是个人，就是马到关前，

马到关前，它就步懒移。

人影稀，

只见北雁南飞。

冷清清，朔风似箭，又只见旷野云低。

汾关，是古地名，在《水经注》上方能查到，俗谓之雀鼠谷。

雀鼠谷顾名思义，谓其道路险峻，只有鸟雀、鼠类才能通过之意。在山西介休之西南。位于汾河峡的南口，向来为南北交通襟喉要道和战略极冲。古来发生于雀鼠谷的兵争，大大小小不下二十余次。上古时代天下“九塞”之首的“大汾塞”，亦正指此关。三千年风云沧桑变故，江湖风恶，黄叶纷披，人来人去，唯此关见证。

昭君驻马，幽幽地说：“可曾望的见家乡。”

马夫回说：“来路远了，望不见了。”

王昭君带转马头。

转眼望家乡，

缥缈似云飞。

又只见，海水连天，野花满地。

愁似，雁门关上望长安。

总有那，巫山十二难寻觅。

通观全剧，昭君的唱词里也只一个“愁”字，可若亲眼一观舞台上的昭君，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可叹尚先生的“美女骑烈马”不能搬于纸上，让人目睹。这一折里的武打身段是最好看的，尚先生是最会文戏武唱的，他在这一节里加上了鹞子翻身、趟马疾驰，俯冲圆场等属于武功技巧的高难动作，赋予昭君一种近乎悲烈的侠气。怀抱琵琶别汉君，西风飒飒走胡尘。真是洒落啊。

尚先生早年是习武生的，后来因扮相秀雅，才改行工旦角。他年少时十分仰慕杨小楼的作派风姿，不知不觉中即将杨小楼一派的武打之法融于他的旦行中，使他的台风刚劲挺拔，于妩媚中更见飒丽，遂以擅演女侠为特色。比如《林四娘》、《摩登伽女》、《青城十九侠》、《红绡》、《峨嵋剑》，都是他的拿手好戏。他能唱、能念、能做、能打，堪称“花衫”。使昭君出塞这一怀抱琵琶行走于黄沙漫漫的幽冤女子，在他的烈烈武打中，顿时有了性格。卢纶有《塞下曲》：

月黑雁飞高，

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

大雪满弓刀。

宛然也是说她。

她就这样换了胡装，头戴昭君套，抱着琵琶，心一横，就打马过了雁门关。她看见了关山的月，看见了沙漠雪。

她把马打得飞快，她就这样飞奔过了阴山，再不回头看一眼。真真是天道无亲。

天道无亲，是一种逃离，也只不过是为了活下去。所谓断臂求生。

尚先生真是功底厚，他就是这样文武双全，女人的愁念与怨艾，女人被逼到极端的奋起与刚烈，他一一把握得好，一一都在。

耀旌旗灿烂，也那云霞碧（1）

耀旌旗灿烂，也那云霞碧

刀马旦

四小名旦•宋德珠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一位以刀马旦挑头牌、唱“大轴儿”的角儿，那即是四小名旦里的宋德珠。刀马旦唱主角，做台柱子，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可见宋先生武功了得。科班出身的他，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德”字辈学生。擅演《金山寺》、《扈家庄》、《雁门关》、《改容战父》。最爱看他的《扈家庄》与《改容战父》。

回看他曾经的照片，那一身缵缨软甲，竟散着金箔一样的光，是旧式的繁华，仿佛金陵春梦。

（一）、扈三娘

《扈家庄》

如果想看京剧戏台上的一丈青扈三娘，那一定得是宋派传人。

水浒中能上马擎枪真正能跟梁山众人对垒的女将，也似是只有扈三娘一人。另外两位女将孙二娘与顾大嫂，都擅长短打，戏里叫做武旦。孙二娘在十字坡开黑店遇到武松时，还能赤着手跟武松闪转腾挪过几招。京剧里演得精彩，著名的《武松打店》便是据此情节而编。顾大嫂是在登州城外开酒店的，生来豪迈，她敢捱夫贴肉地揣着钢刀，一人劫狱去，最是她的衣着扮相，真是让人过目不忘：.....红裙六幅，浑如五月榴花。翠领数层，染就三春杨柳。

如此花红柳绿的顾大嫂，真是风光无际。还能让人想起有几份荒寒的水浒也一样有榴花照人。奈何她眉粗眼大，胖面腰肥。让人觉得无论是在书里还是在戏里，都待她薄了些。

不像扈三娘那样一出场便惊动了梁山人。

但是后来梁山人还是费尽周折终于打下了扈家庄，结局是李逵又杀了她的全家，她又无奈地在宋江的安排下嫁给了矮脚虎王英，倒让我心里一直囫囵吞下去一个什么东西似的，不知何处。我一直不知如何看待她，给她讨一个名目。

后来看了四小名旦之一的宋德珠先生演的扈三娘，不免让人长舒一口气，是真正“连环铠甲衬红纱”的扈三娘，呼之即在，才让人觉得她这个人是真的，她的庄子机关重重，也曾真实地存在过。猛然让人记得她还曾有一个未婚夫，是祝家庄的少庄主祝彪，“头戴缕金荷叶盔，身穿锁子梅花甲”，骑在一匹似火炭赤的马上。想来真是般配。

她真真就是一个刀马旦，曾是那样霸气戾气，让人有不可僭越之想。曾经激情鲜活的一个人，她比当时的大多数女孩子都优越，她家有钱有势，有偌大一个庄子，与当时的祝家庄同为独龙冈上的两霸，她本人身手好模样好，手中一对日月双刀神出鬼没，更有阵前用绳套捉人的绝技。她本可以很傲地活下去。正像她那日在花园正与众丫环玩耍时，有人来报，说宋江打过来了，她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事，不过跟往常一样出去观景散心，提了双刀，骑上青鬃马，带上一队侍从，一溜烟出了庄子。

她一出场即是这样念白：

俺——一丈青扈三娘。

今早正在花园游玩，忽听丫环报道，

有梁山宋江，率领一群毛贼，前来搅乱我庄。

丫环，看金戟过来。

那个俺字，扬得又高又长，自信而又凌厉。可想见她当时的眉眼是如何一牵一牵地动人。正是宋德珠的风格：美、媚、脆、锐。他身手轻捷，具有英俊气，边舞边唱，是《喜迁莺》的曲牌：

我提画戟，

管教他人头落地。

呀，俺俺俺，

可也勇冠会敌。

这上面与《水浒传》中使的兵器有所出入，大概使双刀便不会腾出手来，做出各种身段与动作，所以改了戟，因其戟杆上有画、镂等作为装饰，雅称画戟。也称为方天画戟。战场上使用这种兵器的人一般都很酷很拉风，比如三国时的吕布。

还有两个使戟的水浒中人，一个是“小温侯”吕方，喜欢红色，战袍红色团花，铠甲火龙鳞，带束一条红玛瑙，骑胭脂如龙马，戟是朱红画杆方天戟。（吕布的超级布丝）另一个是郭盛，绰号赛仁贵，穿白挂皂，头上三叉冠顶一团瑞雪，身上铁甲闪寒霜，穿素罗袍，坐下白马，戟是寒戟，绞是银绞。（薛仁贵的粉丝）

全水浒的人也没有这两个人如此花哨的刻意扮酷，一个戟杆上缀着金钱豹子尾，一个缀上金钱五色幡。以致后来，两个人在对影山前战在一处，上面的装饰物纠葛在一起，之前设计的华丽优雅的招数也失了用场，幸亏华荣从此路过，才一箭把上面的绦子穗子射开。

扈三娘提了画戟出了庄子，就奔东而来，她本是替祝家打抱不平的。

原来独龙冈前面，有三座山冈，列着三个村坊。中间是祝家庄，西边是扈家庄，东边是李家庄。这三处庄上，三村里算来，总有一二万军马人家。唯有祝家庄最豪杰，庄主即是祝朝奉，有三个儿子，人称祝氏三杰。长子祝龙，次子祝虎，三子祝彪。又有一个教师，即是铁棒栾廷玉，有万夫不当之勇，庄上自有一二千武艺极好的家丁庄客。所谓“独龙山前独龙冈，独龙冈上祝家庄。绕?一带长流水，周遭环匝皆垂杨”，占尽地利之势。西边那个扈家庄，庄主扈太公，儿子名叫飞天虎扈成，武艺也十分了得。扈太公唯有一个女儿，名唤一丈青扈三娘，使两口日月双刀，更是十分了得。东村庄主，名叫李应，能使一条浑铁点钢枪，背藏五口飞刀，百步取人，神出鬼没。最厉害的是这三村结下生死誓愿，同心共意，但有吉凶，递相救应。

况且她与祝家三公子眼看即成亲眷，人又尚未过门，正是情谊最厚时，两个庄子又是生死盟愿，出手相帮也是正理，又可在婆家人前露一小脸。她那时真是“天然美貌海棠花，一丈青当先出马”，做什么都在风头上。她是东走东风起，西走西风刮，就连那庄头环匝的垂杨树也呼啦啦地看着她的眼色行事。

俺只见旌旗蔽日，

猛听得鼍鼓声擂。

雄也么奇，

堪笑他飞熊谷里，

怎能够生双翅飞出重围。

一直觉着，这即是她的本色，旌旗蔽日，画鼓声擂，是她做人的真实。

恨恨恨，小毛贼，

怎怎怎，怎逃俺虎穴龙潭地，

他他他，他那里珠泪惨凄凄。

俺俺俺，俺生擒拔贼悬提，

杀杀杀，杀得他无路奔，血染马蹄。

这一段唱用的是《水仙子》曲牌，舒歌慢调，有点像昆曲。但却有一种从容与蛮气，宋德珠先生的另一处代表剧《白蛇传》里，白娘娘率领众水族与法海相斗时，也用此调。

俺、俺、俺、俺夫妻卖药度晨宵。

却、却、却、却谁知法海他前来到，

教、教、教、教官人雄黄在酒内交。

俺、俺、俺、俺盗仙草受尽艰苦，

却、却、却、却为何听信那谗言诬告?

将、将、将、将一个红粉妻轻易相抛！

这种调子也似是眉眼倒竖愤慨至极，一个字一个字从口里咬牙吐出来，可人又不得不把心放稳了，以对付眼前之急乱。这个《水仙子

牌》，飘风骤雨，若飞若惊，有一点像怀素的书法。

可是两个人再高的法术，终敌不过江湖名宿。白娘娘败于法海之手，扈三娘被林冲生擒。两个人一样的志气不短，却皆败在一个“寡”字上。

可是最让人不忿的是扈三娘的下场，她最后嫁给了那个好色猥亵的男人，王英。

宋江杀了她的全家，她却也未吱过一声，曾经那样血性的一个女子，是贪了生，还是困于情?

初读水浒时，简直觉得不可思议。觉得一定是哪里错了。可从头看到尾，关于扈三娘，是一次不如一次。合上书时，还为她叹。可如今读来，却另有一种平静，人生在世，哪里尽是戏，以为天天可以由着女兵执着旌旗，旌旗上绣斗大的“扈”字，头戴红帘红绒球的红福巾，项上雉翎白狐尾，身穿红女甲，唱：“耀旌旗灿烂，也那云霞碧……”

人生如戏，人生又不是戏。大多数人的一生即是这样无声无息的结局，不管你开场时，曾经多么炫目。哪里有那么多的说法与名目会一一对应结局，一一有个交代。

最终，是这样结局的：

宋江唤王矮虎来说道：“我当初在清风山时，许下你一头亲事，悬悬挂在心中，不曾完得此愿。今日我父亲有个女儿，招你为婿。”

宋江自去请出宋太公来，引着一丈青扈三娘到筵前。宋江亲自与她陪话，说道：“我这兄弟王英虽有武艺，不及贤妹，是我当初曾许下他一头亲事，一向未曾成得，今日贤妹你认义我父亲了，众头领都是媒人，今朝是个良辰吉日，贤妹与王英结为夫妇。”

一丈青见宋江义气深重，推却不得，两口儿只得拜谢了。

这即是真实的结局。

可她路过昔年旧地时，会不会想念亲人，想念曾经的芳华岁月?

庄子周围依旧是密匝的垂杨树，恍惚间那个年少的壮士，祝家三郎，坐在一匹雪白马上，全副披挂，背了弓箭，手执一条银枪，远远地正笑吟吟地望着她。

耀旌旗灿烂，也那云霞碧（2）

（二）、万香友

《改容战父》

喜欢这出戏，实在是觉得戏里的主角像极了《射雕》中的黄蓉。

“七分邪中自有三分正，三分正中还有七分邪，让人我见犹怜。”金庸笔下的蓉儿。宋德珠先生的《改容战父》里的打造的那个刀马旦万香友，实在是像她，堪称作小邪。宋派把她打造得心思机敏，刁钻活泼，古灵精怪。万香友是万家大小姐，但她可没有闺中小姐的幽柔，她倔强、豪爽，侠义。还敢与父亲兵戎相见。

此剧是大才子翁偶虹为宋德珠先生量身定做的。翁先生出身世家，二十九岁时作《锁麟囊》，经程砚秋曼美之音演绎成经典，久享盛名。翁先生还有一个名字，藕红。“寒风枯土黄，残荷生藕红”，秋风瑟瑟中一点残红，隐约于枯荷中，有一种枯寂与静悦之美。这个名字，过目便记得住。

宋兵部大司马韩荣之子，韩镇恶，性情愚钝、残暴。

一个愚钝的男人已让人受不了，再加一个残暴，听听就想让人立时三刻逃到天外去。

总镇万鸿飞有女万香友，容色绝丽，武艺不凡。却不幸被这韩家父子看中。

一日，韩荣携子过府求婚，香友的闺蜜关玉娘也在万家，亦被韩荣父子撞见。

古代的女子是长在深山的一枝花，不能显世的，显世则有劫。

万鸿飞迫于权杖的压力，应允了韩镇恶与万香友的婚事。万香友素知韩荣父子的恶劣，婚事自然不成。父女谁也拗不过谁，终于反目，香友出走。走时，不忘带着她同样会使枪弄棒的乳娘。

她的出走也绝非一般女孩子的负气离家，也并非与情郎作破釜沉舟状的私奔，她此一去打马就上了芒砀山，落草为寇，做了山贼。她

不只是弃了家，也叛了国。她或许知道，只有这样，她才有可能真正地从这场劫难中把自己还有父亲解救出来。芒砀二山，地处中原腹地，地势险峻，可据可守。当年刘邦在此避难，有蛇横亘于谷中，汉帝挥臂斩蛇后，仗剑入关中。麒派名剧《追韩信》中萧何的一段唱有："我主爷起义在芒砀，拔剑斩蛇天下扬……"情真意切，回肠荡气。

人世间有多少炎凉恩怨，兴废沧桑，奈何在时光浩浩，无猜的只有眼前风日依然。芒砀山原是深阔的，有一代江山。

韩家前来迎娶万香友，不料只余香闺空寂寞。这父子二人于是转至关家强娶关玉娘。玉娘之父在世时，已将玉娘许配书生何玉郎。玉娘情急之下，修书一封告急何玉郎。

古代交通不发达，一次远行，便近似于生死隔绝。关玉娘遭劫之时，她的未婚夫正在远途。道路艰阻，前景莫测，一封书信的抵达，真真价值万金。危难当头，事情成败，性命攸关，乾坤扭转，也就全靠那送信人的脚力了。话本小说里有一句套话，叫"饥餐渴饮，晓行夜宿"。想来真是险啊。

何玉郎虽是一介白衣儒生，闻信后，却也知连夜赶回，明知回来后是一起身陷，可是他还是回来了。

南怀瑾先生说，儒生即是这样，时时刻刻是要作中流砥柱的，不管自己是不是做得来，总有一份精神在。玉郎想来也没有其他办法，总得人先来，证明给玉娘看，不负她的信任。

书生荒急之中却误闯砀山，被香友擒至山寨。香友看见玉郎儒雅蕴藉，便暗自喜欢，在意中人面前，有点心花怒放，不能自已。

在山寨的大厅里，对着何玉郎，万香友以一把椅子做道具，在上面翻腾挪移，极尽俏皮，欲怒还喜，欲笑还嗔。宋派传人拿出来的也是真功夫，翎子功、椅子功都身手不凡，京白也脆溜，在乳娘面前，香友发嗲装痴，一声声"乳娘——"，宛若春莺啭。宋先生的唱念之功，深受程砚秋和荀慧生的影响，即所谓程腔荀唱。翁偶虹先生曾经

概括为“美、媚、脆、锐”四个字。所谓美媚，说的是他阴柔婉约，所谓脆和锐是指他台上的招式干净利落，武打凌厉，却冲而不野，颇有名媛女将之风。他是将武旦的阳刚之气寓于女性的轻灵柔丽中，二者恰到好处，哪一样也不多哪一样也不少，让人浑然忘了他是谁。

这一出是全戏的戏眼，眼前是一幅娇中带憨的泼辣女山贼模样。最是呈现宋派风格的地方，尤其是椅子功，独门绝学，据说当年宋德珠先生是由武净大师口传亲授。

经仔细讯问，香友才恍然明白，眼前人即是关玉娘的未婚夫，并知道关玉娘目前身处危境，香友毅然星夜下山，前去搭救。

斜刺里冲出来一个万香友，这是何玉朗没有想到的，他只是一个心思，他要看见未婚妻，死也要死一起，于是慷慨地飞蛾扑火。不料上天真是网开了一面。就在一刹那，一切扭转。

想起周易上说：太极藏水火之象，存阴阳之性。凶中亦含吉。

只是总得跨出去，吉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是靠自己的志气与努力，才可以看到它。所谓出奇制胜。

香友混入韩府，佯装丫环于洞房之中，戏弄韩镇恶，并乘机将其杀死，然后携关玉娘逃出来，来到砀山与何玉郎相会。《射雕》中黄蓉为了救程姑娘，也扮作丫环进入程府，为其出谋划策。

韩荣知悉后，命万鸿飞率领一队人马，前往砀山捉拿女儿万香友。

在何玉郎策划下，香友戴上假面，身着软靠，头戴蝴蝶盔，手持双戟，迎战父帅。此所为“改容战父”，改容易面，为了与父阵前交恶。

万鸿飞真就没认出女儿来，但见万家祖传梅花枪法心中纳闷，后来终因不敌，被俘上山。

韩荣亦被香友刺死。

回山后，香友说服父亲，也一同与她留在山上。

世风沦丧，正常的人已不能在红尘世上端端正正地走的时候，也只好上山入林，打家劫舍，在江湖上博个名号。没有上山入林的，便开起了黑店。每日迎来送往：“客官，歇脚了去。本家有好酒、好肉。要点心时，好大馒头！”。

好个江湖中人，江湖在哪里，在山上，在密林，在水泊，在这坡前的大道上……

宋德珠先生早年深受焦菊隐栽培。为了培养他，焦菊隐遍请当时名武旦、刀马旦为其传授绝技。三伏溽暑，腊尾严寒，练就冰天雪地上的跷功，风旋雨淋中的出手，坚若磐石。因此他年少时已负盛名，每每戏列大轴，终场而观众犹伫视台上，依依然目送归鸿。

无奈佳人兮，不在东墙。

《西厢记》。

荀派•荀慧生。

其人小腰白齿，俏净如狐。

他自说自话，自帮自腔，手拿汗巾儿，沿着花径扭捏而来。他宜嗔宜喜春风面的样子，让人只想，这是赏心乐事谁家院?

他用娇软的苏白一颦一笑一张口：

“红娘红娘，作事停当；离了花园，来找方丈。”

荀慧生，是她要这样演红娘，让《西厢记》不再只属于昆曲。是他让红娘着了地儿，让他又回到了活生生的现实中。

荀派红娘自由活络，是什么也束不住的，三纲无常，总觉得他根本不是在演戏，而是在生活中，那张生，那莺莺宛若也跟她一起来在青瓦小院，是有一种人世的温驯与安良。一时间跟才子佳人没了关系，神仙眷侣成了柴米夫妻。

一样是“待月西厢下”，一样是“隔墙花影动”可那味道已变得刁钻与无厘头。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

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那天晚上应小姐之约，张君瑞本来从角门已经进来了，是红娘却嫌他没按诗上写的来，让他重又出去，然后关上角门，张生才跳墙而过，适逢老夫人也来到花园，正与小姐闲话之时，张生不知，猛然跳下来，“咚”的一声响，惊了老夫人：

崔夫人：这是什么响声?

红娘：老夫人是狗！

崔夫人：这是怎么讲话！

红娘：我说那是一只狗。

崔夫人：待我去看。

红娘：您可别去，这条狗可厉害着哪！专咬老太太！

崔夫人：哼！顽皮！你好好服侍小姐，我要安歇去了。

红娘：老太太您要睡觉去。您早就该走。

这即是典型的荀氏念白，很俏皮。自然又别具慧心。该韵的时候一声幽咽，荡气回肠，俏皮时便用舌音卷出十足的京味，娇憨时便带出来一点软糯的苏白，加他天生一幅秀婉的好模样，于是她一说话，台下便哄然雷动，那一种别致与灵气，被时下的人称为“风搅雪”。

老太太走后，红娘把张君瑞引出来，拿着棋盘遮着他，说：想要见到你那可心的人，是不是？对方回答说端的是，如此“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号令！”。接着，就是那一段有名的西皮快板，是“花来衫里，影落池中”的曼妙。

叫张生隐藏在棋盘之下，

我步步行来你步步爬。

……

红娘挥着棋盘，且舞且唱，二道裙三道裙在台上旋得稳健而绵密，裙上绣的是大团花、大牡丹、大蝴蝶，整体让人感觉是刮过一阵落花风。

我的手机铃声用了这一段的伴奏，在办公室里响起时，便引来一阵唏嘘，有人走过来问我，这是什么音乐啊，真是好听。出去逛街，穿长裙，戴太阳镜，头上一顶大草帽，在艳阳下款款而行，手机响起来，故意不接，让它响一会儿，引得过往的人全部注目才肯罢休。下一次我准备换上哪一段才更出位呢，这么多好听的京剧曲牌，我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了。

人说荀先生在台上从不拘于套数，可是你看着他，觉得他的一切便是套数。

他不用吊眉，不梳大头，不贴片子，她用古装式的偏凤髻，画弯月眉，涂红唇，身着绣花大坎肩，圆领大云肩，云肩上垂着流苏。时人称为“留香装”。（留香是他的号）。

棋盘取过来了，两人对坐下棋。红娘想着怎么安排张生，于是愣神，

莺莺说："你倒是走啊！"

她站起身大步流星地就往外走。（根本不用女人的碎步。）

莺莺急了说："回来，我让你走棋！"

然后她大踏步又回头坐下，说："噢，我以为让我走人呢。"

这一节不是哪个版本都有，我看的是宋长荣版的，红娘的娇憨，让台下人哄笑不止。气氛达到最高潮。

二人棋罢，夜已深，莺莺才开始焚香，即是著名的"莺莺夜烧香"一节。我家的一只青花罐上便有这个画片，也没有落款，是我好多年后才突然看明白那上面画得即是这个场景。

崔莺莺：心间无限伤心事，尽在深深一拜中。

一炷香，愿亡父灵柩早日归葬；

二炷香：愿老母福寿康宁；

这三炷香——

红娘：愿洞房花烛，得配如意郎君。

潘金莲也曾经有一方汉巾儿，上面的图案就是"莺莺夜烧香"的画意。本来很风雅的一个画但在她手里，也沦落的很世俗，很风月。但却让人觉得真是好。

张君瑞终于从树阴下的暗处走出来，施礼，哪料莺莺似时冰人一般，对他一顿抢白，说他不在书房攻读，夜静更深，到此何为？张君瑞怯怯地说"小姐，可记得待月西厢下么？"小姐一时抹不开，登时翻脸。张君瑞大气都不敢出，站立一旁。白白从墙上跳下来，摔一跤，连一句话都没说上，便怅怅离去。回去后因招凉受惊，再加上失意，一病不起。

我一直喜欢看这一节，莺莺自认识张君瑞之后，就骂过他这一次，真是凛然痛快，一点不含糊，这一招真是见效，一出手，张君瑞人便懵了。男人这种动物，就是要时不是地给点颜色看，不然会拿人

参不当菜。真实的张君瑞是真真的窃玉偷香手，不过为图一时之欢而已。跟本没有后话。可是小姐那样厚爱他，更深漏静，穿花度柳，逶迤而来，为的是自荐枕席。真是委曲了，真是过了。可又一想，她爱他，她又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只能是这样，为求一线天开。

红娘扶我缓步来，

抹过西廊傍小斋。

她就是治张君瑞的药，自己把自己就端来了。这之前，她让红娘送一封信给张君瑞，张君瑞看了信，病登时好了八分，以他自己的话说是“身心通泰”，因信上面有一句写的分明：今宵端的雨云来。

一切说得如此畅亮，真是个开放摩登的千金小姐，现在的人怕是也不敢玩这样的游戏。

还好，那时的丫鬟都不识字，不然看到也会骇一跳，红娘拿在手里，大大方方去送，还以为小姐开的是黄芪、甘草之类的灵丹妙药方子呢。

二人来到西厢，进去后却将门关上，已称心愿。

于是红娘很快意地说：“老夫人哪，老夫人！你是枉费了心机哟！”

小姐小姐多丰采，

君瑞君瑞大雅才。

风流不用千金买，

月移花影玉人来。

……

你看小姐终日愁眉黛，

那张生只病的骨瘦如柴。

伴奏中那一支琵琶清凌凌地拨着人的心，低婉回环。像是远行的人已走出门去，可是仍旧不舍，又端然地走回来，无声无息，在你的窗前迂回，那样愁艳幽邃，又是那样柔肠欲断。

荀派唱腔的缠绵余味，尽在此处。

直到现在，我还是听不得这一段，听了会被一种绵力牢牢地抓住，让你在一秒钟内想起所有为情而受的伤，逃不掉，脱不去，念痴心，起妄想。

人这样大了，还是不敢听，还是没有这样一份定力将它的“幽”化解，听完仍旧会泣下，像是被人无缘无故地惹着了。

像极了武林中传说的阴柔功，极尽闲远，又极尽浑厚，于无形中伤人于内腑。

《射雕》中黄药师作《碧海潮生曲》。当年他与阿衡在水边，相依相偎，琴箫合奏。黄药师幽幽地对着阿衡说：“我不会轻易为女人出手，真要我出手的话，你就要跟我一生一世”。可是，滔滔逝水，急急流年。如花美眷，终需散。阿衡死后，黄药师把自己的所有的恨与伤都注入了进去，因为情殇之故，那曲子变得阴骘，有了杀人的力量。

荀派便即有琴箫之质，宛转幽咽，圆润轻柔，像一曲《良宵引》。有不尽的人世诉说。

崔氏老夫人知道二人的好事后，一切已经晚了。她不怪自己的女儿，却叫来红娘打一顿。可让红娘反把她策反过来。这个老夫人真是蠢，哪里有什么相府风范，倒不如红娘有见识，红娘跪在那里良言相劝：

燕侣琴俦今已就。

何须一一苦追究。

他们不识忧不识愁，

一双心意两相投。

老夫人哪！

得放手，且放手，

得罢休来且罢休。

一是生米已煮成了熟饭，追究也枉然。二是他们俩都称怀如意。作娘的你还有何求。三基于上面两点，你也只得放手。后她又补充说：“依我之见，不如恕其小过，完其大事，木已成舟，就把小姐许配

那张生，我想此事倒落个干干净净。”她是带着办法来的。她把这事想得很透彻。

原来是心有侠肠的小女子。她的调侃竟也不是一种顽皮，她心里有着大主意呢。她那种心胸，无碍自在，也是生在民间的一种活泼的仁义。她与小姐之间，可以这样披肝沥胆的。只是为了大家欢喜，为了成全，别的她小红娘什么也不想。

印象中戏里的丫鬟都穿半袖小袄，短裤，唯独《西厢》里的红娘，是有水袖的，只不过短些，月白色的，肩上还披着圆领大云肩。她不但穿裙，还是两道，长裙外一条短纱裙缀上丝绦的穗子，头上梳一堕髻，脑后面垂着大红缎子结成的一个蝴蝶。怪不得人家说“十个花旦九个荀”。真真是王实甫笔下的“花模样，玉精神”。荀先生在台上，也真是女心婉约。他扮起来，身段好，模样俏，大凡好看的东西，他都能与之妥贴，于是他便一一罗列上身，这些东西在荀先生身上，却一一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与他的人呼得应。孙毓敏也是我喜欢的荀派传人，她把荀先生媚与轻灵发扬得淋漓。但与荀先生又是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莺莺夜烧香”时，红娘即在侧，她为小姐备上香几香炉，月儿挂在天上，一园子花露草木，二个人一应一答，尘世之上，她与莺莺小姐即是这样的近。月移花影上东墙。

夜，这样安定。

西厢才子张拱的琴音潇潇传来：

凤飞翱翔兮，四海求凰；

无奈佳人兮，不在东墙。

张琴代语兮，聊表衷肠，

何日见许兮，慰我彷徨。

什么也还没有发生，一切还在最初，一切还那样美好。

对别酒，怯流年（1）

《梅龙镇》

梅兰芳•孟小冬

一、扭扭捏、捏捏扭，十分俊雅，风流就在这朵海棠花……

离大同不远的梅龙镇上，在那样一个清夜，酒家灯火昏黄，只听得木马儿脆脆地响了几声，一位军爷在灯下唤着“酒保……”

便走出来了如水如花红妆，李凤姐。

“酒保没有，倒是有个酒大姐在此。”她一出来，即调侃道。

也怨她，是她一开始就定了这个调子，使得眼前军爷在这样闲适的夜里，有所思。军爷是出来散心的，“一人离了燕京地，梅龙镇上且散心。”

一个人在灯下慢酌，一个人在灯影中侍立。两个人一递一声，在夜里。在檐下。

正德帝：你叫什么名字?

李凤姐：我叫……我姓李吆。

正德帝：嗳！我晓得你姓李。叫什么名字?

李凤姐：我叫……李凤姐。

正德帝：嗬，好一个李凤姐吆！呵呵！

李凤姐：拿名字来还我！

女儿的名字就是如此私密贵气，不肯轻易说出来。鲜嫩得像杨柳发新枝一样不惹尘埃。即便是一时无奈何，说出来，也是这样的怨悔难当，怕即刻会化掉一样。

这梅龙镇上，夜来有雨，那空气细润润的，像是有故事发生。

大明一统锦山河，龙凤车辇多快乐。这是正德帝自己的感觉。似是盛世。

是因为《梅龙镇》我才对明武宗正德君感兴趣的。

至后来我要写这出戏时，查遍了他的资料，也不知怎样动笔。因他不像帝王，还是鲁迅先生的一句话说的最恰当：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

这无赖儿郎用在他身上，真是不过，他岂止是无赖，对于大明，他简直是荡子。

而自古美人，对于荡子也只是娇羞薄怒，爱到心底里去。

他让李凤姐为他斟酒。

正德：要你斟上酒，你的手递在我的手，我的手付于我的口，那才算得呢。

凤姐：如此说来，我手上有糖还是有蜜?

正德：无糖。无蜜。

凤姐：无糖，无蜜，为何要我来斟酒?

正德：为军的我喜爱这个调调儿。

其实他最擅长这个调子，一直以来他遇不到对手。

他整个人对于家国江山也一直是这个无厘头的调调儿。

而今夜我要端端正正坐下来写他，也始终不觉得他是帝。

治江山，对于他，真真成了闲情。不过偶尔拿在手里把玩一下，也不得了，也是中兴。

他大部分时间微服游走于民间，没有架子，心地和善，只不过贪玩些，会玩些，有时候觉得他像一个隐侠：系我剑，拂君缨，请歌鹦鹉篇，为奏朱丝绳。也会一时血涌，只求一个痛快。

他就是这样到处走一走，便有说不出的对于红尘的恋。

他是那样爱着街市厮声，沸沸人世。出宫不成，他便赌气在在宫内做一条商业街，让太监宫人们扮作各种各样的小商贩，在那里摆摊叫卖，店里陈的是香烛细货，他手摇一把折扇，在鳞次栉比的众商铺间逶迤而过，心底便有一种愉悦与安宁，他觉得这才是真的人生在世。

夜深了，我打开电脑，找到康陵的位置。原来他在京城西北郊的燕山山麓睡着。

红墙黄瓦，松柏沉吟，石像生两边立，也并不觉得是威吓，陵园内旧红门前的白玉碑上分明写着：官员人等至此下马。

想他真是在此处躲着，与臣子们赌气。

五百年也似是一瞬，近得似是昨日他还头戴风帽，外穿篮衫，内罩黄袍，在大同款款游冶。

明武宗即是朱厚照，明孝宗之子，年号正德，民间称他为正德君。“正德”这个年号，对于他简直是打趣，不亚于恶搞。

“明武宗喜微行，委政江彬、刘瑾等宦官。某日游至梅龙镇，乔装军官模样，投宿李龙家。李龙只兄妹二人，设酒肆度日。李龙适有事外出，嘱妹凤姐招待一切，帝见凤姐色艳，顿起佻达之意，呼茶唤酒，借端戏谑。凤姐娇羞薄怒，帝益心醉神迷，乃告凤姐以实。凤姐不信，帝解去外衣，以龙袍示之。凤姐又惊又喜，跪地听封，帝笑而慰之。从此更衣入侍。宠冠六宫，香车宝辇，管领春风。回想红炉暖酒时，真有天上人间之别矣。”

这即是京剧《梅龙镇》的情节。

厚照是明孝宗与张皇后所生，是皇子却是独子，这对于皇家来说，本身就是个奇迹，孝宗是古代少有的践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因此他即是独子又是嫡长子。

所以他这个皇帝当的是最没有玄念的。从小便被人宠坏，太监宫人对于他至高无上的地位也从来没有质疑过，他的皇权路坦坦荡荡。他不需伪装，更不需要机心，也无需流血杀戮，皇位于他，也不过是太监们清晨给他送来的红嘴绿鹦哥，他眉眼不用抬一下，唾手即得。真是无趣，一点也没有挑战性。他十五岁登基那一天，一定会这样抱怨。

他是宋人画里的折枝牡丹，插在古雅的青铜瓶里，只与人世富贵相见。

他生性好武，偌大的明，也不过是他的练武场?

于是自封为“镇国公”、“威武大将军”、“左都督”，还自己起了个名字叫朱寿。在蒙古鞑靼部落进犯边疆时，他以“威武大将军镇国公”的名义率兵出征，打得蒙古小王子溃败于茫茫草原，还亲斩敌首。此一役为“应州大捷”，是他一生中的春风得意时。那种得意无以名状，又不知道怎么奖励自己，整个太平盛世都是他的，他怎么办，这一生俱来的东西，他想甩都甩不掉，逃也无处逃，他还能要什么，于是他决定给自己加封为“太师”。

君把自己封为臣的皇帝，历史上怕只有朱厚照一人。他这个人，什么东西也拘不住他。皇城他是嫌闷的，住不惯，就迁到皇城西北的豹房，他处处躲着那些为纲为常的臣子，宁愿与野兽为伴，当然也少不了美女。

美女与野兽，左右相陪，无上的奢华，他需要的即是这份新鲜与刺激。

正德十四年时，宁王叛乱。他南下亲剿。然而当武宗到达河北涿县时，王守仁擒获宁王的捷报已到。但这个消息丝毫没有使武宗振奋，他只感郁闷。这个仗还没打，怎么就胜利了，他日日憋在豹房，难倒要天天与虎狼博弈吗？他还没有过瘾，这个不知圣意的王守仁。于是他下令将朱宸濠重新释放，放虎归山，放马平原，再由他自己亲自将他抓获，然后大摆庆功宴，庆祝自己平叛的胜利。他倒像极了一头困兽。

臣子在下面既好笑又无耐，拿他也没办法。他就是如此怪诞顽劣，他身边的臣僚却个个忠愚有加，没有一个跟得上他的灵性，没一个人理解与懂得他，所以他一生叛逆。

君臣相守开创天下，也的是心有灵犀，唯如此，才可呼得应整个人世。尧帝出游，彤车乘白马，就之如日，望之如云，有一种气象，因为整个人世即在他的马前，与他相知。我一直想正德帝若遇上李太

白，或者苏东坡，会是怎样？诗酒剑气，或许一切也要改写，历史也不是这个历史，天下也不是这个天下了。

“月儿弯弯照天下，问声军爷你住哪家？”凤姐问他。

梅龙镇上的酒肆里，正德帝朱厚照还在红烛之下调笑佳人。他像是被粘在了这里，走不脱。

“哧哧，天底下就是我的家。”正德帝幽幽地说，“北京城内有个大圈圈，大圈圈里面有个小圈圈，小圈圈里面有个黄圈圈。我就住在那黄圈圈里面呐。”

李凤姐：好像我认得你呀。

正德帝：你认得我是哪一个？

李凤姐：你就是我家哥哥……的大舅子呀。

李凤姐看他没了谱，自己也没了溜。

金粉福地。酒色财气。

世人都说他荒淫，但他却也有趣。他百般为难李凤姐，李凤姐开始恼怒。她一点也不怕，她理直气壮。正德帝幽幽地说：

好人家来歹人家，不该斜插这朵海棠花。

扭扭捏、捏捏扭，十分俊雅，风流就在这朵海棠花。

原来罪福都皆于那朵海棠。真真是天女来相试，将花欲染衣。这花已染在衣上，怎么拂也是拂不掉的了。

正德帝降不住这个小女子，他要亮了真身来。像是孙悟空每与妖邪斗时，总要耍个手段，幻化身形，逗得不耐烦了，才肯显出齐天大圣的本来面目，说“你看看我是谁”。正德帝此时也要变身，说：“你可认识我啊？”

凤姐笑嘻嘻地说：“认识认识，你是大户长的兄弟、三户长的哥哥，你呀，是二混张。”

他说:“我是当今天子正德帝！”

她说:“我是当今天子正德帝的娘！”

他说：“自古龙行有宝，我有宝啊。”

她说：“你有现世宝！”

明武宗正德，终于遇上一个比自己更无赖更淘气的人。他内心不禁喜开了花。

他果然是有宝，他摘下巾冠，亮出来了避尘珠，一时间照得满堂红。

李凤姐一下子惊呆了，她想起昨天晚上的那个梦，梦见一条金龙落进自己的房中。

他的身份，他的风雅，大明的女人或许都难以抗拒。有时地位的天壤之别，是不能再用爱与不爱来表达的，一种震慑，一种崇拜，足以收服一个人。何况这梅龙镇上的小家女。

她定了定神，当着人生的大事，突然贞静起来。她走上前双膝跪倒，她要做的，就是讨一个封。梦想与现实与大多数人都是平行线，可对于一些人，在一瞬间，就如此轻易交汇，从此合而为一，不再平行。

正德帝：跪在孤王的面前，做什呀?

李凤姐：前来讨封啊。

正德帝：你方才说我是你哥哥的大舅子，我是不封的了。

凤姐：你封了我，我家哥哥岂不是你的大舅子呀?

正德帝逗她，说什么也不封。她索性从地上站起来说：“不封就不封。”

我也没少什么，不过还把你当作最初的军爷，尘归尘，土归土。她霍然又找回了自己。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他这个正德帝爱得就是她这份横绝。

正德帝看着她的样子，喜爱不尽，大笑说：“那就封你闲游嬉耍宫。”

一瞬间，果真她成了“凤”。

这梅龙镇上，当真是游龙落在凤巢中。一个不相负，一个不委屈。

窗外依旧微雨，街上漫着淡淡的雨腥味，行人渐寂。只是店铺的门前偶尔有红红的暖暖的光散出来，灯影幢幢。桥边似有人语。

更鼓，一声一声，在这样的夜里传得格外远。

李家庭院里，正屏开牡丹。花媚玉堂。

对别酒，怯流年（2）

二、刘良女

这个《梅龙镇》的故事脱胎于刘良女的故事。

刘良女是大同代王府上有名的歌姬，厚照曾假扮低级军官出入于王府的教坊，因而得以认识刘氏。刘氏慧眼识珠，认定他并非凡人，揣其心思，对他别施一种俏皮温柔。厚照就此爱上了这个刘良女，回宫后对其念念不忘，于是派人接她接到宫中。

戏里的李凤姐原来叫做刘良女。

武宗下江南时，途经山东临清时，竟然失踪了一个月，臣僚皆不知皇帝所踪。

原来，他是为了践一个约。

南巡时，武宗原本要带刘良女同行，但刘娘娘恰逢患病，武宗便与之约定以玉簪为信物，待病好后派人来接。武宗过卢沟桥时手拿玉簪望着河水出神，却不小心将玉簪掉到河里，武宗捶顿不已。及至临清，武宗即遣人去接刘娘娘，但刘娘娘因无信物不肯随行，武宗只好亲自回京去接，来往途中耗时月余。

他把三军丢下，铁马轻骑，踏破千里江山，万里关河，却只为花柔。

刘氏一直陪伴在身旁，他带着她多次在人前露脸。

武宗在南京赏赐寺庙幡幢上都要写上自己和她的名字，这个山西的歌女，是武宗一生中最爱的女人。

正德十六年秋，一日，他在船上钓鱼，却不慎落水，秋水寒凉，之此一浸后便一病不起，不久即逝。那年他才三十岁。

《梅龙镇》里的正德帝在第二天清晨，便整装即行。

李凤姐：我低声儿问万岁，今日欲往何处去?

正德帝：孤王打马奔大同。

在那阳关道上，他就一路绝尘而去……

梅、孟二人初演此戏时是在民国政府高官的生日堂会上，孟小冬为女老生演正德帝，梅兰芳男旦饰演李凤姐。人称“阴阳颠倒”“钗弁互易”。那时的梅兰芳三十二岁，孟小冬才十八岁，但她与名角对戏却一点也不怯，台风十分稳健。据说两人的演技皆臻化境，唱功与做功皆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一时间，令所有台下人为之癫狂。梅兰芳在台上温情妩媚，没有人比他更女人，孟小冬在台上慷慨悲郁，没有人比他更男人。

而于台下，两个人又即刻会翻转过来。

这样一对璧人，总让人着迷，费人思量，让人看不透。

让人看不透，便成痴。

使男人皆欲娶，女人皆欲嫁。

《游龙戏凤》原是对唱的小戏，但二人演后，此戏便声名大振，成为了压轴大戏。梅、孟二人也如戏迷所愿，假戏真做，游龙落在凤巢中，成就一段姻缘。只是这段姻缘也终未修成正果，开到荼蘼，花事即了。

约春愁、杨柳岸边相候

《望江亭》

张派。张君秋。

原来，在世上，什么也没有了，什么也不能够做，还可以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可去：方外。原以为，只是男人在人世中受了委屈，挫了锐气，心灰意懒，才躲进去。

其实女人也可以的。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方外不是天外，也不过是世上人家，只是在人的想象中它是尘世又一重，红墙隐隐，迟日疏钟，人迈进去了，以为世间的事都尽了。

这个地方是人类给自己设的一个缓冲，在生之外，灭之里。

谭记儿在走投无路之时，就来到了清安观。白道姑收留了她。因为经年前的一段缘。

那一段时间你若去这个道观，你会发现处处都是原色的清安观里，有这样一位绿鬓朱颜的女子，在青灯黄佛的相映下，抄写经卷。观里有这样的人儿，会让人想起白居易的诗：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她即好比山寺中的一株桃花，随春兜兜转转，终开在井槛处，不免让过往的人也想要探头进去。

她来自山下烟树暗锁的画栋雕梁处，原是学士李希颜的如花美眷。

白道姑称她为夫人。她却转头对着佛，幽幽地说，夫人二字实已不再想，以后就叫我谭记儿吧。

这一句“谭记儿”，从此就还了自己的原身。

也因为离曾经的好日子远了，不想再与它有瓜葛。

记儿的丈夫亡故。新寡的记儿，即刻成了太尉杨戬之子杨衙内纠缠的对象。她来此清安观是为避难的。佛家清净地，即便是市井狂徒也该有个收束吧。记儿与白道姑都是这样想的。

戏里的她也是独守空帏暗长叹。是这样的自艾自怜。

本来我是想把她写成心如枯井的那种女人，在佛前数着一寸一寸香烛度时光，我总觉得她来此处栖身，一定是把自己想得明白，把人世看透，奈何她不是，她依然觉得是孀居愁苦，依然觉得芳心寂寞。后来戏看到结尾，觉得这样就对了，她不是陈妙常，不必再费作者笔墨让她从菩提境中挣扎出来，她是红尘客，她遇到白士中后发生的一切，才觉顺理成章。

这时，江边一艘官船在暮色中悄然靠岸，走下来身着官衣的白士中：

金榜题名遂心愿，

为访姑母下官船。

不觉来到清安观。

白士中已不是白衣秀士，他是有功名的人。暮色苍茫，江边的花木繁茂，雾气迷蒙，一路走来，湿人的衣裳。来到观前，他开始扣打门环，清脆声音，在疏林红墙间传得很远，他看见这个道观一点昏灯下，走出来白道姑。

这真是好，难得她人世间还有这样的至亲骨肉，在这样的苍茫夜色中专为寻她而来，让人觉得她也真是个幸福的人了。姑姑打开观门时，一时间竟不认识他。后来姑侄二人在观门前询问清楚，欣喜相认。白道姑又絮絮地问他哪里来的这一身荣耀。他说他金榜高中，正赴任潭州太守路上。

我总喜欢看这一段，因为那一份亲，让人觉得人世好温暖，道姑也不是仙，也有三亲四戚，也可以与人世有说不尽的情缘。

山林静穆，一豆灯下，有姑姑在此相守。而离观不远处的江边，正有春风得意的侄儿，弃船登岸，悄然来看她。

古画里有“访友图”。在白云深山里，一间草堂内，对坐着两个人临窗说话，外面是不尽的松风鹤鸣，而这不是仙意，这是真的，曾经的山里曾经的林里住着世外的贤人，他们带着会烹茶的童子生生世世居住于此，也不嫌闷，也不嫌寂寞。人世的事什么也未曾经历，却似

是什么也经历过，因而内心不觉缺失，不觉遗憾。偶有老友冒雨披蓑潇潇来寻，骑驴走过细细的山间石径。真是亲切啊，不远千里万里来看他。我这双俗人的眼看得感动。

我每每看到这样的画意，总要温情地留恋好久，因为终有人还牵挂他。都说恽南田的画境里有这样的清绝，可我看到的还是人世的温良。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也是温厚的，毕竟有个知音的人儿可商可量。我就是这样不开窍，不懂得欣赏灵襟空阔。只贪念俗世的温柔。

就如同我每想到身心枯槁的白道姑在人世有这样的一位侄儿，我不免心里总有安慰在。

《红楼梦》中宝玉出家后，身上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在天光雪影中来最后拜一拜船上的父亲。贾政问他可是宝玉？“那人只不言语，似喜似悲。”宝玉此时已变成了那人。然后径去，竟是谁也不认得了。我小时候每看到这里，必然大哭。真是可怜啊，这样生生地一刀两断。后来王夫人说他“抛了父母，这就是不孝，怎能成佛作祖。”我到现在也觉是对的。

后来出家的白道姑知道侄儿孤伶一人时，竟然在佛前堂而皇之地做起媒来，我也不觉得与佛有什么冲撞，有什么不是，天道无亲，也是先有的亲，才懂得无。白道姑说了一句话，也不像方外人：“有道是男儿无妻心无主，侄儿你就该再续娶一房。”

男人无妻心无主。原来是这样。

后来白道姑便想起来新寡的谭记儿。于是引谭记禮出来。这道姑真是天真的可爱，她不想谭记儿死了丈夫有什么不吉，不想谭记儿正受权贵杨衙内的追讨，也不想她的侄儿白士中其实正是前途无量。她就是这样天真糊涂的可爱，她就是觉得合适，她第一时间想起谭记儿来，也真是对的。佛家讲“自在圆成”。其实有些事跟着直觉走，也会有意想不到，也会“圆成”。直觉往往即是天意。

谭记儿与白士中，两人终于在禅堂相遇。张派那一段幽柔回环的南梆子，无端地荡漾人心。

谭记儿：

只说是杨衙内又来扰乱，

却原来竟是这翩翩的少年。

观此人容貌像似曾相见。

好一似我儿夫死后生还。

到此时不由我心绪缭乱，

羞得我低下头手弄罗衫。

鬓丝眉语间，人面依然。

她真是惊喜交加啊。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诗经》里的这句话被我引用了无数遍，却每回都有新意。每回都爱不释手。

这一段是张派最有味道的唱腔之一，润而婉，重要的是他以情传声。名家的唱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能入戏，能传情，能以自身来置换戏中人。前几年我在电视上看见过张君秋的真人，不着戏装的，唱的是毛主席诗词《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按他的风格，这诗词的意境是不太合适他的，可是，看着他的人，听着他的曲，只觉“雁声远向萧关去。只恨西风，吹梦成今古。”

好的东西，果然是相通的、不相互挑剔的，怎么都合适。

于完美自如中自有一种老境，是在他别的戏中所听不到的。怪不得有人说他“高亢中见宽亮，低婉也打远”。而他的人是站在那里从容吟唱，并不曾用得一点气力，真真如他说的“七分为吟、八分为唱、十分为嚎、十二分就为声嘶力竭了。”

看到他的人时，他已老迈，但声音宽亮雍容依旧。让人总有一种幻觉，想起他与马连良合演的《游龙戏凤》中那个如花如水红装。

《望江亭》是张君秋先生的代表剧目。里面大量的清新幽绝的新腔，是张先生当年依剧情专为谭记儿量身而制的。他吸收曲艺、歌曲的精华，终开创出新的一派。

张君秋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他扮戏有幽容沉静的大家闺秀之气。都说他有梅兰芳的“甜”，程砚秋的“婉”，尚小云的“坚”，荀慧生的“绵”，合四大家之长，形成了刚中有婉，清新幽柔的张派。名列“四小名旦”之首。

见此情不由我心中思念，

这君子可算得才貌双全。

三年来我不曾动过此念，

却为何今日里意惹情牵?

我本当允婚事穿红举案——

羞答答我怎好当面交谈?

今日里若将这红绳剪断——

岂不是错过了美满的良缘。

我何不用诗词表白心愿，

且看他可领会这诗内的隐言。

两人总是有卓文君与司马相如之意。于是以诗言意。

记儿：“愿把春情寄落花，随风冉冉到天涯。君能识破‘凤兮’句，去妇当归卖酒家。”

是一首藏头诗。横头四字，乃是“愿随君去”。白士中欢喜异常，一直问眼前的记儿“此话当真么？”记儿不好意思，低头说“说真便真，说假便假。”这句话说得好，知道给自己留有余地。白士中见此情景，不仅也和诗一首：“当垆卓女艳如花，不负琴心走天涯。负却今朝花底约，卿须怜我尚无家。”也是一首藏头诗，横头四字“当不负卿”。记儿一块石头落了地。于是说“但愿君心口如一，不负白首之约！”

杨衙内还是找到了清安观，两个人便在姑姑的安排下从后门出去，即刻拾级而下，来到江边，登上了白士中的官船扬帆而去。杨衙内来到清安观打听清楚后，二人早已“官舟花烛红。”

后来杨衙内不肯就此罢手。他事通其父，假造圣旨，私带尚方宝剑，至潭州缉拿白士中。白士中闻知，焦虑无措。在夫君最无助时，

记儿铤而走险，扮成渔妇，在望江亭内将杨衙内灌醉，调换了假圣旨及尚方宝剑。次日，杨衙内以钦差大臣之名汹汹来至潭州府衙捉拿白士中时，方知东西已让人盗走，阴谋败露。白士中此时占了先机，以假冒钦差罪名，翻手将杨衙内捕拿。

一场飞来的横祸，在记儿的巧妙周旋中，化解。她当时看到夫君的一幅大难临头饮恨赴死的样子，竟觉他的好笑：

一非是泰山崩倒难扶起，

二不是病入膏肓药难医。

妾身自有锦囊计，

管教他海底捞月空自欺。

男人有时候更会坐以待毙，不懂得什么是出奇制胜。反倒是她这弱女子，临大事而有静气。有时候，女人，真的不知道自己的作用有多大。

红花姐，绿花郎

刘长瑜。《卖水》。

行行走，走行行，信步儿来在凤凰亭。

这一句，像是人在远途，有驿路悠远，长亭复短亭之感。

其实只是黄府的丫环梅英与小姐桂英在后花园里散散闷子而已。小姐平日只在绣楼困坐，这园子里也很少来。偶尔在楼头站一站，看花落花开，不管流年度。

梅英在前一路走着，一路跟小姐说着，指指点点一园寂寞花柳。脚下的碎石路上阴润润的，大约昨夜五更时落了几点微雨，路两边的花木上扑棱棱全是露水。不知什么时候，早打湿了二人的绣花鞋，洇了青白绿儿撒花的裤角。为逗桂英开心，梅英于是说："小姐，我报个花名给你听吧。"二人沿着河塘，一路言笑，来到了凤凰亭。

这一场景，不免让人想起了《红楼梦》中莺儿与蕊官在柳堤边的情景，也是两个粉妆一般的人儿，一面走，一面说笑，不觉来到了柳叶渚。看见了岸上柳叶才吐浅碧，如烟如雾，于是莺儿一斜身，笑着说："你会拿着柳条子编东西不会？"这一笑真是艳啊，花枝斜斜。

小姐在凤凰亭上坐定，梅英开始报花名。

梅英此举也不只是在园中看花赏春，她是为了等那个墙外的卖水人。

正月里无有花儿采，唯有这迎春花儿开。

我有心采上一朵头上戴，猛想起水仙花开似雪白。

二月里，龙抬头，三姐梳妆上彩楼。

王孙公子千千万，打中了平贵的是红绣球。

三月里，是清明，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四月里，麦梢黄，刺儿梅开花长存路旁。

木香开花在凉亭上，蔷薇开花朵朵香。

五月五正端阳，石榴花开红满堂。

小姐苦把郎君盼，相公你快快到兰房。

而三月虽好，却撂不开清明的伤，细雨纷纷，虽有半村桃花开得热闹，也到底有些乍暖还寒，况那人面不知何处去，况那行人欲断魂。最是一句“四月里，麦梢黄，刺儿梅开花长存路旁。”那乡野的气息迎面扑来，一阵阵的四月风，吹得人心中开敞明亮，暖洋洋的。文人喜欢说“花气袭人知昼暖”，但与这麦梢上吹来的风相比，还真是忒扭捏矫情了些。

六月里，是伏天，主仆池边赏白莲。

身处泥中质洁净，亭亭玉立在水间。

七月里，七月七，牛郎织女会佳期。

喜鹊搭桥银河上，朝阳展翅比高低。

八月里，是中秋，桂花飘香阵悠悠。

嫦娥不愿在寒宫守，下凡人间把幸福求。

九月里，九重阳，小姐登高假山上。

枝黄叶落西风紧，五色傲菊抗严霜。

十月里，是寒天，孟姜女送衣到长城边。

千里寻夫泪满面，冬青花开叶儿鲜。

十一腊月没有花采，唯有这松柏实可摘。

陈杏元和番边关外，雪里冻出腊梅花儿开。

两个人在一起，热热闹闹地说着话，光阴这样流走。那时候的闺中人，就是这样打发日子的，“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十二个月的花名都报完了，说完了，这树影还在粉墙上一寸一寸地移。这高院深阔，外面的那个卖水的人怎么还不来啊。梅已二度开，她陈杏元和番都到雁门关走了一圈回来了。

丫环梅英掂量着时间，一面听着花园角门外的动静，那卖水人还没个影儿，还得哄着小姐在这花园多待一会儿：

清早起来什么镜子照?

梳一个油头什么花香?

杏脸上擦的是什么花粉?

口点的胭脂是什么花红?

清早起来菱花镜子照，梳一个油头桂花香，

脸上擦的桃花粉，口点的胭脂杏花红。

什么花姐?什么花郎?

什么花的帐子?什么花的床?

什么花的枕头床上放?

什么花的褥子铺满床?

红花姐，绿花郎。

干枝梅的帐子、象牙花的床，

鸳鸯花的枕头床上放，木樨花的褥子铺满床！

简直是一张闺中小影图。比花间词还要好看。

这段刘长瑜唱得最是好。她师承荀慧生，但她的戏里又不尽是荀派的东西。荀慧生的风格是“俏丽如狐”，她只学了他的前两个字“俏丽”，“丽”也应变为“利”，利落之意。时代不同之故，那个年代，不再有流水缠绵，人人得成为斗士。由不得谁。因而她有着她自身的许多东西。

但我最爱看她的《卖水》。

看的是她的光碟，真人真景，两个人沿着碎石子的路，姗姗而来，两旁绿树遮阴避日，身后的游廊上垂着紫藤，粉墙上有方胜儿的花窗，透过花窗，正好看见一棵大的芭蕉树。看着这样的人儿与景儿，听着她们说着桃花粉桂花油，让人有恍然隔世之感。

那景分明是真的。那人也分明是有声有息的。可终究什么是假的呢？桂花油的清香似是还在，这园内正落红成阵，这墙外卖水人挑担而过……

可一切，却无迹可寻。

有一种惆怅的感觉，竟像是丢了什么东西一样，这样让人心怀挂念。

那一瓶子桂花油！让人也愁。

想必丫头春英也视那桂花油为奢侈品。也不是轻易就能使得上的。

难怪红楼中的史湘云也说："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那讨桂花油。"引得晴雯、小螺、莺儿等一干人都走过来说："云姑娘会开心儿，拿着我们取笑儿，怎见得我们就该擦桂花油的？倒得每人给一瓶子桂花油擦擦。"蒋玉菡跟宝玉一起喝酒行令时，也说："女儿愁，无钱去打桂花油。"那时的袭人还不认识蒋玉菡时。听他如此说，无故替袭人难受起来，觉得人世悠悠，历历在目，一些事，一些人，原以为是自己的，握在手里牢牢的，用尽心机争来，可转眼即成了过眼云烟。原以为跟宝玉厮守一世的，可冥冥中已有人把红线牵走。

转眼又想蒋玉菡的温柔缱绻，也当是个心细如发的男人，如果不能跟宝玉，跟着他，也是对的。失之桑榆，得彼东墙，也不枉她的温柔和顺，似桂如兰。也算是对她的痴她的怨有个交代。

那天她坐在灯下，心念着宝玉，可那灯花不知什么时候就结了并头蕊，她心中不禁一喜。可门外来了蒋玉菡。

谁是谁的喜，谁是谁的悲，由不得你自己作主。

所以俗世中只有红花姐，绿花郎，没有名姓。真真实实的鸳鸯花的枕头床上放，木樨花的褥子铺满床，让人一眼看过去，清冷冷地喜气，不生妄念，觉得这即是最好的。现实中不需要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现实要的是安稳，和合，似象牙花的床一样悠悠静好。倏尔过春秋，静若秋江水。

梅英在花园等候多时。小姐不知就里，要回房去了。这时候，墙外来了那个挑担卖水人。

卖水的也不真是卖水的，原是兵部尚书李寿的二公子。李寿的大公子原在边关戍敌，谁料，奸臣却以通敌罪名将他诬陷入狱，一家被

抄。二公子李彦贵求救于未来的岳父礼部尚书黄璋，也就是桂英的父亲，谁料岳父不但不帮忙，见李家大势已去，更是乘机毁婚。李彦贵只落得以卖水为生。可桂英心系李二公子，不肯退亲，与父争执不下。从此黄桂英终日眉黛深锁，空有相怜意，无有相怜计。仗义的丫环看不得小姐天天愁闷，于是暗等李彦贵卖水经过后门，便趁机约出桂英后园赏花，促成二人相会，表明心迹，图谋来日。

此一节报花名，正是梅英为使李彦贵与小姐相会，特地引小姐花园赏花。

其实何必如此多愁闷，人生哪一段也是好的。“相公你快快到兰房”是人生的一段温柔，可“秋千架上春衫薄”的小女儿态，也是另一段不可重来的风光。

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1）

闺门旦

（一）、《拾玉镯》。

寻常百姓的庭院，可爱处在于它的万千姿态是随意的，没有程式的。却让人有处处皆景之感，自是有它的风光无际。“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风流的还是后一句。

迂回的长巷，静得听不见人语，大路边随处可见瓜棚豆架，菜园麦地，桃花杏花在不远处的井台旁，在矮墙处，一树一树地亮着。人在花下走，也无人当它是花，人花两相忘。

如今人住在方格子里，我愈发怀想庭院人家的一份流水安然的时光。

在一个小而精致的会馆里，看《拾玉镯》时，这种感觉一下子又找回来。

那小家女子在门前做针线，台上布景是矮墙小院，青瓦泥屋，方寸舞台，却让人觉得是一条深阔的街景，人家与人家之间错落低回，檐下有小兽蹲坐，不知谁家的墙外，一枝桃花探出头来，红雾一般，那一街的景让它点染。这即是寻常百姓家了，与富人家的画堂亭榭比，不幽深不寂寞，比才子诗中的竹篱茅舍还要真实，安稳。

所谓好花开在乡野间，果然孙玉姣这样的女子，吱的一声，从木门里探出头来，真是亮啊，果然有桃花之色。

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

陕西郿邬县城外，孙家庄。孙玉姣走出来，坐于门内，心中忽然感慨：愁锁在眉头，习针黹，挑罗刺绣。泪湿罗巾袖，新愁加旧愁。春光容易过，薄命女含羞。

春天总是这样的莫名让人恼，所谓“怨东风”。

红颜多薄命，一朝尽把东风怨。越是粉嫩的面孔，越经不起岁月的磨砺，美人都恨自己身处深闺，无人赏及，所以对着繁春，总是像

看到了自己，顾影自怜。红颜易老，繁春易凋。

今日母亲，去到前村听经去了，留我一人在家。

清早起来，烦闷无事，不免捻针刺绣便了。

纯花旦，念的是韵白，活泼俏皮，穿粉红裤袄，梳一个抓髻儿，系四喜帚，手持巾帕，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扭捏捏，捏捏扭，十分俊雅。一幅小家碧玉女的模样。

花旦这一行当始于“荀派”的荀慧生，以及“筱派”的筱翠花。荀先生以演闺门旦、大小花旦享誉，他台上着装艳丽，举止花俏，念白干脆。筱翠花以演玩笑旦、泼辣旦、刺杀旦称绝。两位都擅长使用眼神。据说二位在台上时，眼神戏充足，目光幽深真切，令台上搭档不敢对视。四目相遇之时，对方会突然被击中，一时间不知所措，忘记身在何处，身是何人。对不上台词那是太正常的事了。

这一天，孙玉娇趁妈妈去邻村听经了。于是在门前小坐，捻针刺绣，但她若有所思，时时停针不语。

她今天是一定是要出来亮一下相的，与其在家中闷坐，不如出来试一把，不管结果是怎样，总得是要迈出这个门后，才知道。古代的女子出个门，大概不亚于现在的人上一次电视台的强档节目。那一种娇羞与隆重，总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在注视她，一敛额，一蹙眉，宛然会惊动三世十方。

我真是喜欢这一份华丽，人生一世，只要是有一份精神在，处处都花承节鼓。

真是好花开出了墙外，便有黄雀儿飞来立。

果真引来了年青儒雅的傅朋。他郊外踏青，乡野的闲花绿柳引得他步步入桃源。

他看见了孙玉娇，不禁眼前一亮。禁不住上前搭讪：

“大姐，见礼。”

“还礼。”

于是两人递眉送目，孙玉姣看见眼前人倜傥风流，不禁红晕于颊，言语支吾。花旦的长于眼神，在这里真是用得正着。一来一去，两人都心意暗属，鬓丝眉语，却不知道怎样说明白。

两人礼也见过，下句不知再说什么。

傅朋看见玉娇家院中的鸡，便说要买只雄鸡。不巧的是孙家的雄鸡卖完了。

只是下一句又没词了，两个人站在那里，幽然暗对，却不知如何相处。这样的时候，是很危险的，那一种爱几乎是柳树上的一点嫩芽，风一吹似乎要化融掉。聪明人总有办法，让一切顺理成章。

于是他把手镯暗自摘下来，递过去。拿出勇气来说：

“现有玉镯一只，奉送大姐。”

“奴家不要。”书上说孙玉娇“故作羞怯，却而不受”。

“我这里将玉镯且放下，但看那佳人怎样拿？”他装得没事似的，一探身，放在地下。

孙玉姣看得明白，见他走得远些了，于是走上前，快速地拾起镯子，一点也不含糊，拢在袖间，转身回院，急急地把门关上。真是险啊，真是惊啊，但她也不明白惊在哪里，险在哪里，是怕被人看见？是怕被别人捡了去？是怕他反悔？她自己都说不清。她从门缝中看见那位青年公子扬扬而去，心如撞鹿。看这出戏看的是做功。我觉看点还是在这一幕。不仅仅是看她翠袖红衫手拈针线时的俏。因为这只是程式，而下面两个人无意撞见的场面才是真正要把握的，是由内到外的。

傅朋再回身看时，那玉镯不知什么时候早被她拾起，他只不过看见了佳人的一个背影而已。傅朋长吁了一口气，安心地走了。

孙玉娇果真是胆大心细，一切拿捏到位，欲擒故纵，欲拒还迎，使眼前的傅朋一时间，如痴如癫。人家刚把镯子拾起来，他就说：

我看她拾玉镯是心中已允，

我二人成姻缘凤友鸾交。

就这样简单，第一印象，如此之好，一生想起来都心跳。现代人总是要相处太久，才可以谈婚论嫁，新鲜与刺激早已磨没，等两人疲惫地举行完婚礼，花烛对坐时，心里会突然觉得原来是这样的烦这样的闷。婚姻如绳索竟是真的。清晨醒来时顿觉对方鸡皮鹤发，老夫老妻。

后来提亲的媒人就来了。再后来，一切当是人所料定的那样。为是小户人家，里面注定没有太多的枝节，所以快乐也来得容易。

小家碧玉没有太多的规矩，更没有“深院重关春寂寂，落花和雨夜迢迢”的嗟阔伤远。开门就出来了，出来了就遇见了，原来你也在这里啊，似是等了许久了。

既见君子。抓住不放。

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2）

（二）、《柜中缘》

无奈我拔簪刺窗偷眼望

这样做功俏丽的花旦戏，我还喜欢看一出《柜中缘》。

这出戏是在同学雯儿家电视里看到的。这个偌大的都市里，我的同学也只有奕儿与雯儿，三个人便时常聚在雯儿家，聊聊天吃吃饭。因就她至今孑然一身，说家也不叫家，只叫房子。

戏里的翠莲也是一个人在家，母亲有事出去了。屋子里洒扫过了，阳光透过万字格的窗照进来，她开始在屋子里兴兴头头地做针线，一招一式，逼真又欢快。

看着她总让人想回到十五六岁那个年纪，人纯得只有一个念头，只懂得相思。活得那样天然，原生态。连她手里的活计也并不是一些描鸾绣凤的绸缎活，而是用青麻线纳着粗布鞋底。

舞青麻，不由我心神往，盼娘归，能给我嫁个如意郎。

娘不在家，放纵一下自己，就是思思春。

其实快乐原来就这样简单。

翠莲住的屋子里空空的，很开阔，只有一副圈椅，中间一张八仙桌，桌上放着一把茶壶，四个茶盏。茶娘与茶子安静相守。四周的墙有一种淡淡的土红，暖暖的，那是泥壁的原色。阳光洒在地上，然后又慢慢地移到墙上，时间一点点流过去，那种屋子里，尽是母亲衣上的味，让人觉得安全。这样的宁静中，更没有漏声迟迟。

透过窗子可见一枝梅花，映在窗棂上。

小姑娘终于觉得闷了：

无奈我拔簪刺窗偷眼望，

顿觉引来梅花一线香。

细眼瞧，风吹叶柳春色早，

情切切倒托花瓣上东墙。

这一段词清新如淡阴晓日，再配上演员的细腻唱做，让人颇有思致。宋词也擅长描摹风物，但有雕痕。宋词是文人的。宋词里的女人即是文人嚼过后，吐出来的渣。那味道是精心打磨过的，二手的。

戏，就不是这样的感觉，直面对着，听着她说话，看着她宜嗔宜喜的样子，感觉比诗词清洁。虽然粗沥了些。却鲜活。

雯儿的家，收拾得简约明快，她的发型衣着喜欢扮成POPO风，厚厚的发齐着额，倒是觉得她人年纪小。我们去她家时，她一个人正卧在沙发里看电视，那裙子的花色先就乍了人的眼，像是北宋的花鸟画一样，繁密而沉厚的花朵，铺开来，真是说不上来的逶迤。电视上正演着就是这出蒲剧《柜中缘》。她是那种一边在锅里炖着咖哩鸡饭，一边挂着耳机听程研秋的人。这一点我俩同好，可是蒲剧我从未听她说起过。我坐下来，跟她一起看，便也迷上了。奕儿看我们俩这个样子，只好去厨房了。演员也不知叫什么名字，做功真是好，就是一个拈线穿针做鞋底的戏，却那样细致，不温不火，娇俏得很，比起《拾玉镯》的做功还要繁杂。

雯儿是那种靠自己打拼出来的人，家也偏远，是一个寂寞小城镇。这几年她在事业上拼了命，有了不错的收入，有了房子车子，走进了大都市。可她受的种种磨难，只有她自己心里最清楚，眼神中尽是一些迷离的东西。这几年时间，她把自己炼成了铁人一般，刀枪不入，已没有什么能让她开心，让她雀跃的了。三十几岁的人了，也不成家，男朋友也换了几个，总觉得好像任何人都是冲着她的条件来的，再没有一个男人是爱上她这个人的。为此几近崩溃。人年纪大了，自己多虑，眼里越容不下一点沙子。每天上班下班，人也像是有一张固定的铁面具，装在脸上，想摘也摘不下来。

她在办公室里，再时尚不过一个潮人，各种名牌香水轮着用还不够，还会自己调制，总有种种说不尽的异香哗哗地跟着她的人走，让人觉得她是来自大西洋哪个热带岛屿上的土著公主，可嘴里时不时地哼出两句皮黄来“月儿弯弯照天下，问声军爷你住哪家？”让在她身边

过往的人不住地侧目。但她人就是那样忧郁地保持着一种强势的工作状态。

不过她最喜欢的还是程派。

正如她，外表一帜幽艳，是十足的程派味道，骨子里却有一种蛮夷之风，像是尚派的刀马旦。

除了工作，她就是听戏看戏，她说只有戏里有一些温暖的东西能让她的心融化，别的不行。现代的女人疲累得只想逃回原来的家里去，小的时候那种光阴里，简漫的，亲情的，温和的，不受伤害的。

而戏中的翠莲下了恁大决心，只是因为要走出屋门。

时光过了这么久，女人终于奔出来了，在外面打拼。可是，依旧觉得不妥。

但见翠莲她一跺脚，慷慨地说："倒不如出门去，观赏观赏。"终于走出家门来了，来到了外面，她心一下开阔起来，刚才的忧烦顿时没了。

我一直想，是不是因为环境破坏的缘故，现代人各方面的欲望都满足了后，却不再快乐，戏里的这个女孩子就是看见了天，听见鸟叫，还有牛背上的一支笛，心情才一下子好起来的。

只觉得，天高眼宽，见牧童，牛背上短笛吹响，听那面，又百鸟鸣喜气洋洋。

翠莲我禁不住心中欢畅，飞银针，我做起嫁妆。

打开门走出去后，闻一闻梅花香，就如此开心。

我们看完后都笑了，真是纯啊，想念啊，想念起小时候来。

雯儿说翠莲的家真好，地板也是土地儿，屋角处可以长出小草来吧，一定会。墙也是黄泥做的，不会担心有任何污染。屋外有庭院，院中有梅。还有两扇木门，可以挡着外面的一切。

最重要的是，屋里屋外，处处都有娘在。

欲出门忙想起娘又不让，静寂寂守在家真是闷得慌。

娘对女儿的一片心，是稳妥的。演员的声音亦温软甜腻，有柳叶新发的嫩。带一点陕西口音。后来知道她叫景雪变。

电视播完了，我俩又打开电脑看了几遍。想起了在娘身边的那些时光，两个人都眼泪汪汪。她跟我一样娘早早地就走了。两个没了娘的孩子，在这个大都市里，这样机械地日复一日地表演着，疲累慌张，也不知给谁看。娘若知道，也不知她会怎样站出来，护在女儿面前。二十年前，我们是娘跟前的垂手明玉人儿。而现在我们是张牙舞爪的机器。面上不是，心里也是。

奕儿把几样吃的东西摆上来。奕儿是个民国人儿，民国的才子，民国的佳人，民国的粉彩瓷，她都迷，她模样甜，身材也还好，艳俗的旗袍做了一大堆，却少机会秀，我们三个在一起的时候她会穿一穿。我们逗她，说她一定是从民国穿越过来的，让她努力想想，她的前身是谁，陆小曼？蒋碧薇？红线女？雯儿与我边吃着人家千辛万苦做出来的东西，一边腾出手来指划人家。奕儿终于开口说："好歹我还有个出处，可你们俩，怎么也看不透，到底是哪个年代的？什么名头？妖怪一样。"

我转头看看雯儿，见她臂上晃着只金镶玉的手镯，脖子上却挂的一条后现代的铁链子，不仅大笑。更可笑的是她指着自己的手镯声称为"跳脱"。（大约汉代以前对镯子的称呼）